

責備餘談







談 餘 備 責

著 鵬 方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談 餘 備 責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著 者 方

鵬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E八五四

沈

(本書校對者童振福)

責備餘談引

賢知者。吾道之所由賴也。而孔子論道之不明不行。首歸咎於賢知之過。何哉。蓋其立言制行。足以激頹風。勵敝俗。驚動當時。而興起後世矣。然或不近於人情。不合乎中道者。往往載諸典籍。學者喜其說之高。跡之奇也。而誤效之。則其害豈淺淺哉。予不自量。敢直指而極論之。以自附於春秋責備之意。蓋有不得已焉者爾。雖然。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矣。讀者不可以其一言一行之失。而遽忽之也。嘉靖丙戌端陽後二日。後學方鵬書。

責備餘談目錄

卷上

隱公欲讓其弟

叔術讓國爲賢

聲伯收其出母

叔孫昭子祈死

叔姬之喪歸柩

獻子甚愛二叔

宋君兄弟傳國

荀息不食其言

急壽兄弟俱死

戲陽速信義

禽息薦賢碎首

雍姬救父殺夫

懷嬴不從夫歸

先軫狼曠死敵

叔向違母娶妻

賈獲舍母載君

子皙昆弟爭室

齊襄復九世讎

申亥殺女殉葬

棄疾不泄君命

子胥鞭平王尸

申生不逃而死

逢伯厚誣微子

莊善辭母赴難

石奢自刎

保申答其國君

楚昭功罪均賞

楚昭復其大夫
申鳴棄父殺賊
楚君食菹吞蛭
李離伏劍
程嬰下報宣子
夫子折衷衆論
荆蒯芮死君難
曾皙擊子
公儀去婦拔葵
代國夫人自殺
朱附死君之難
無鹽女四殆
田過父重於君
子方坐見太子
聶政姊自殺

田文不殺舍人
李牧不受君命
几汜老而益恭
孔甲死於陳勝
張良學術不正
坑焚黨錮之禍
釋之跪而結襪
徐偃矯制
京房以術殺身
薛廣德諫從橋
丙吉不案吏罪
漢武許贖死罪
王賀陰德
馬援不禮梁松
韓歆不敬

鍾離意不拜賜
朱穆羔羊之節
許武謀舉孝廉
楊政趙壹謁人
楊王孫命裸葬
郗詵奏劾舉主
戴封禱雨自焚
劉寬蒲鞭示辱
喬元殺子擒盜
荀爽制舉主服
林宗三呵魏昭
呂元膺縱盜
伯敬過於恭慎
陳咸不聽父命
原涉大治冢舍

黃昌故妻復還

吳詠白刎

諸葛瑾仕吳

卷下

袁安不治賊吏

陸抗飲藥不疑

范丹留錢償飯

邴原重父輕君

郭翻認稻弗爭

趙苞棄母存州

孔褒一門爭死

苟晞殺其昆弟

懷愍君臣遇害

王敦收殺周顛

鄧攸自棄其子

三公自輕

向柳自恃故舊

王式制出母服

時苗去任留犢

周澤禁妻於獄

陳囂益地與鄰

凝之還屐不受

何點不見其妻

竇瑗許子告母

元琰設橋濟盜

唐璟載書受謗

蕭允不肯逃難

袁滋法外縱舍

公藝忍字百餘

唐賜妻子被誅

守珪不殺祿山

眞卿不得其死

陽城兄弟不娶

韓柳文章大家

李晟表薦延賞

成芮誤表李氏

崔湜父子相失

李從環死難

趙光逢不匿金

王宏呵責選人

郭玉以俸與民

張居翰改詔書

重榮射殺繼母

范質鼻吸醞醋

龔穎報讎

寶儀兄坐弟立
杜曉布衣自廢
太宗日覽二卷
牟暉失豸擊鼓
李昉追贈父母
出母嫁母加厚
馬遂投杯抵賊
丁謂拂準鬚
范蜀公不喜佛
韓治不忿悍卒
持國叱呼狀元
陳烈投牒公府
聖俞居喪作詩
胡旦春秋編年
蘇氏侮玩伊川

東坡私李方叔

劉溫叟不聽樂

元祐斥逐小人

趙抃不能新法

誠敬不如無心

劉易詬詈狄青

富韓優劣

和靖迎佛誦經

宦官之賢

魏公刺客

劉敞不欲坐講

無己卻衣凍死

錢宋登廁讀書

何棗請守社稷

張浚劾罷李綱

留正稱疾而遁

李若水死難

趙汝愚竄死

徐尹闔門俱死

許吳二公仕元

察罕不疑降人

危素不能死難

責備餘談卷上

明 崑山方 鵬著

隱公欲讓其弟

桓之弑隱。罪不待言矣。然隱有以自取也。吾當讓歟。則顯授之。以慰其顧望之心。不當讓歟。則分封之。以絕其覬覦之念。夫如是。吾知免。夫隱則徒有讓之之意。而無與之之期。貪戀而不捨。遲疑而不斷。小人不勝其欲速富貴之心。而鍾巫之難作矣。故曰。需者事之賊也。隱公之謂矣。而穀梁氏謂其能輕千乘之國。不亦過許乎。雖然。使桓不弑隱。隱實讓桓。則隱將退就臣位。北面而朝桓乎。抑桓奉隱於菟裘。率諸廷臣而朝之乎。國無二君。尊無二上。必亂之道也。吾知其終不可免也夫。

叔術讓國爲賢

叔術者。邾婁君顏公之弟也。公羊曰。賢者子孫。宜其有地。孰爲賢者。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謹按顏公之女。爲魯夫人。魯孝公幼。顏公使女納賊。以弑孝公。養母臧氏。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之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弑之。魯臣鮑廣父。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曰。公不死也。吾以吾之子易公矣。二臣負孝公。訴天子。天子誅顏公而立叔術。遂以顏公之妻爲夫人。顏公有遺腹子曰夏父。叔術愛之。稍長。卽致國於夏父。此之謂賢。此之謂讓國也。夫叔術之立。天子之命也。終其身焉。而舉國授之。則善矣。乃遽與之。不

亦擅乎。且以臣而妻小君，以弟而妻丘嫂，瀆莫甚焉。惡得爲賢耶。然則孰爲賢。曰：養母臧氏也。鮑廣父也。梁買子也。

聲伯收其出母

初，聲伯之母既出，適齊管于奚而寡。復歸聲伯。聲伯嫁其外妹爲施氏婦。晉卻擘求婚於魯，聲伯畏其強也，奪施氏婦而與之。卻氏亡，復歸施氏。施氏逆於河，沈其二子。外妹怒，遂與施絕。甚哉聲伯之母與其外妹之無恥也。爲母者初歸於魯，出嫁於齊，再歸於魯，爲女者初歸於施，奪嫁於卻，再歸於施，母女之無恥，如出一轍。雖有辭說之美，何足道哉。且聲伯之母既出，在禮不當養之矣。然有母子之情焉，猶可言也。施氏之婦，爲強有力者所奪，則夫婦之義絕矣。而又逆之，不可言也。惡在其爲守禮之國乎。

叔孫昭子祈死

魯昭公伐季孫，意如不克，出孫於齊。叔孫昭子自宋歸魯，恥季孫之見欺，憂魯國之日亂也。齋於其寢，使祝宗祈死七日而死焉。胡氏謂其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強國，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強臣，責意如以逐君，遂稽顙而悔禍。此社稷之衛也，是誠然矣。至謂使祝宗祈死者，知其無可奈何，安之於命耳，則未然也。爲昭子者，正當徧告與國，求復吾君，泣諭國人，毋忘故主，請盟三家，共扶公室，鞠躬盡瘁，繼之以死，此正命也。祈死而死，非正命也。蓋踵范文子之故智，而近於匹夫之爲諒矣。

叔姬之喪歸杞

叔姬者魯僖公之女杞伯之夫人也。春秋成公五年書杞叔姬來歸，被出而歸也。九年書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胡氏以爲本不當出，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於杞也。然非禮也。夫既歸之，則夫婦之禮成矣。且無罪焉，是不當出而出也。夫既出之，則夫婦之義絕矣。而又死焉，是不當歸其喪而歸之也。死於魯葬於杞，將與杞伯同穴乎？異穴乎？入廟乎？不入廟乎？杞伯逆之，成公與之，皆非禮也。然則何如斯可謂之禮歟？曰：葬於僖公之墓之外垣，其斯可以謂之禮矣。

獻子甚愛二叔

初，穆伯娶聲已，生文伯。又奔莒，娶莒女，生二子。穆伯卒於外，二子來歸。文伯之子孟獻子甚愛二叔，聞於國人，或譖之曰：「二叔將殺子。」獻子以告。二叔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於是二叔皆死。」嗚呼！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也，二叔但當感泣論辨，以明其心而已。何至自殺其身，以中讒夫之計哉！獻子聞譖而告人，有所疑也。二叔聞言而就死，有所歎也。皆內不足者也。

宋君兄弟傳國

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穆公，知其弟之賢也。穆公舍其子馮而立其兄之子與夷，所以光昭先君之令德也。皆可謂賢矣。厥後與夷被弑，而馮竟立。君子曰：「宋之禍，宣公爲之也。」予曰：「是亦穆公有罪焉耳。或曰：穆公舍己之子立兄之子，宜若無罪焉。」予曰：「宣公不立與夷，未嘗逐之也。穆公不立馮，則亦已矣。而必逐之，逐之則亦已矣。而必曰：『生無相見，死無相哭。』噫！是何言也。父子之義絕矣。如之何其不生亂也。故宋之

禍。宣公兆之。穆公成之。或曰。弑與夷者督也。非馮也。予曰。馮立不討督。又相之。則是與聞乎弑矣。

荀息不食其言

春秋於弑君之國。書及其大夫者三人。賢之也。何賢乎孔父。義形於色也。何賢乎仇牧。不畏強禦也。孔父吾無議焉爾矣。仇牧之死。不幾於暴虎者乎。君弑矣。牧當孚號惕厲。誓衆灑泣。取諸凶人。戮之於社。獻之於廟。不濟而死未晚也。撫劍而入。及門而死。自是投虎口也。豈不痛哉。至於荀息。則吾無取焉爾矣。息之於奚齊也。苟於父子之親。兄弟之懿。嫡庶之分。反覆陳說。以開其蔽。誦小弁之怨。以動其心。述孤竹之節。以愧其色。斯不負其爲傅矣。股肱忠貞。孰大於是。惜乎息之不及此也。當是時也。舉國之大夫。皆爲太子謀者。而息獨黨奚齊。以傾太子。非所謂棄同卽異。是爲離德者乎。旣無能改其德。又無能免其難。曰。我不食言以死也。豈不謬哉。然則何賢乎荀息。胡傳備矣。

急壽兄弟俱死

衛宣公蒸於夷姜。而生急。納乎宣姜。而生壽。夷姜寵衰。宣姜譖急。公命急使齊。將殺於道。壽以告急。且勸之行。於是乎可以去矣。曰。父命也。卒不去。及壽載旌先往。且代之死。於是乎可以不死矣。曰。我急也。卒死之。嗚呼。使急不死。上可以掩其父之惡。下可以成其弟之志。不亦善乎。慮不及此。而惟以死之爲安。所謂好仁而愚者也。善乎晉大夫語申生曰。死而不孝。不如逃之。至哉言矣。或曰。然則申生之死。非歟。曰。申生不云乎。被弑父之名。以出人。誰納我。急則無此名也。可以出矣。

戲陽速信義

崩贖欲殺其母。謂其家臣戲陽速曰：「從我朝少君，吾顧汝，汝殺之，速應曰：諾。及見三顧速，速不應。夫人啼而走。太子出奔，告人曰：速禍子。速曰：太子不道，吾違之則禍及，從之則罪大。故諾而不殺，吾以信義也。嗟乎！非也。方太子造謀之始，苟能涕泣極諫，謹勿許之，則事或可中止矣。速也不然，始則依違以諾之，非義也。終則遲疑以背之，非信也。此反覆小人之所爲也。而顧以信義自許，將誰欺乎？」

禽息薦賢碎首

史載禽息薦百里奚之賢，繆公未聽。息出撞其門，碎首而死。又載衛獻公太子至靈臺，蛇遶左輪，御者曰：「太子下拜，吾聞蛇遶輪者，速得國。」太子不拜曰：「吾得國是君失安也。」伏劍而死。又載忠臣宏演爲衛哀公使，未還，狄人攻哀公，殺之，盡食其肉，而捨其肝。宏演使還，致命於肝，遂剖腹納公之肝而死。夫此三者，事之有無不可知，然揆之於義，則薦賢可也，碎首不可也，不拜可也，伏劍不可也，返命可也，剖腹納肝不可也，皆守死而不善道者也。

雍姬救父殺夫

祭仲專，公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焉。遂以情告祭仲，祭仲殺雍糾。雍姬之母於是乎失言矣。父一父也，夫亦一夫也。且奉君之命，事不起於夫也。救父之難，義難絕其夫也。君欲殺臣而委其壻，壻欲殺其妻之父而告其女，母又不察其女發問之意，而卒

然以答之。皆所謂謀之不臧。不足論也。然則雍姬奈何。必思所以全其父。又思所以保其夫上也。不幸父死。則死父。夫死。則死夫。次也。外此無策矣。昔周室大夫仕於周。妻淫於鄰。大夫歸。妻恐覺之。置毒藥於酒。使婢進焉。婢自語曰。進之則殺主父。告之則殺主母。乃僵仆覆酒。主父怒而答之。垂死竟不言。婢得兩全之策。而雍姬顧所不逮也。

懷嬴不從夫歸

婦人之爲道也。莫尊於君。莫親於父。莫重於夫。此三人者。一體相待而成。不可偏廢也。晉公子重耳亡而過曹。曹共公侮之。其大夫僖負羈之妻曰。公子反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且獻璧。所以爲其夫謀則善矣。而忘其君者也。祭仲專。公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歸以告其父祭仲。祭仲殺雍糾。所以爲其父謀則善矣。而忘其夫者也。晉太子圉質於秦。秦以嬴氏妻之。圉將逃歸。謂嬴氏曰。願與子偕往。對曰。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嗟乎。君道也。父道也。夫道也。懷嬴庶幾乎無愧矣。

先軫狼蹕死敵

殺之役。晉襄公獲秦孟明。夫人請而釋之。大夫先軫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及狄伐晉。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初。襄公縛秦囚。囚呼狼蹕。斬之。公以爲右。先軫黜蹕。其友曰。可以死矣。蹕曰。吾未獲死所。死而不義。非勇也。及秦伐晉。蹕以其屬。

馳秦師死焉。夫二人之死，其迹略同，其實則異也。先軫正諫乎襄公，本無罪焉，何以自討也？其死謬矣。狼曠見黜於先軫，誠有激焉，欲以自効也。其死宜矣。且先軫死於狄，反爲晉師之辱，君子以爲有餘罪。狼曠死於秦，遂致秦師之敗，君子以爲有餘功。

叔向違母娶妻

叔向欲娶夏姬之女，其母曰：不可。甚美必有甚惡，夫有尤物足以移人，叔向懼而止。晉平公強使娶之，生子伯石，遂滅羊舌氏。夫自叔向而言，則母之命猶君之命，皆不可違也。自叔向之母而言，則君之命重於己之命，又不可擅也。此叔向所以終娶之也。雖然，叔向聞夏姬之女之美，其心先有所蔽矣。故奉母之命，其情逆，拂所欲言也。奉君之命，其情順，投所好也。使叔向果不欲娶，謹以母氏之訓爲君誦之，則平公亦不強之矣。或者叔向欲娶之急，借重於君，以抗其母，亦未可知也。起於一念之微，而卒致滅族之禍，嗚呼！可不慎哉。

賈獲舍母載君

鄭師入陳，陳侯挾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桓子曰：將巡城。遇大夫賈獲，載其母妻，下之。授公車。公曰：置而母，獲辭曰：不祥。乃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甚矣賈獲之難處也。顧其母必遺其君也。奉其君必困其母也。且婦人而老，力不可徒，避難而奔，勢不可緩。萬一遇鄭師而俘焉，冒霧露而疾焉，豈非終天之恨哉？必不得已，附載其母於公車之側，已與其妻扶侍而行焉，則亦何不祥之有。

子皙昆弟爭室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即子強委禽焉。犯告子產。子產曰。惟所欲與。犯召二子於家。使女自擇之。女曰。楚也。遂歸於楚。黑怒。囊甲而往。將殺楚。而奪其妻。楚執戈逐之。傷黑。子產曰。均直也。然幼凌長。賤犯貴。罪在楚也。數其罪而放之。吳夫楚信有罪矣。然不能無辭也。楚也。先聘黑也。強之。直在楚。不在黑也。黑也。囊甲。楚也。逐之。曲在楚。亦在黑也。惡得謂之均直耶。且子產不能主。而曰。惟犯所與。是國無政也。犯又不能主。而曰。惟女所擇。是家無政也。惡在其爲爲政耶。既而子皙日益驕恣。遂謀作亂。幸其病而賜之死。不然。難未已也。

齊襄復九世讎

傳曰。聖人善善長。惡惡短。何謂短。於其身不於其子孫是也。禮謂父之讎不共戴天。祖猶父也。高曾則差遠矣。然猶五服之尊焉。至於九世。則邈乎遐哉。而謂春秋許其復讎。何聖人惡惡之長耶。且齊襄淫虐無道。滅同姓之國。夫子之罪人也。而謂春秋爲賢者諱。齊襄且賢。孰不爲賢耶。抑哀公之死。雖紀侯譖之。實夷王誅之也。人臣爲天王所誅。必求王之左右。以爲讎人。而必報之。其不臣孰甚焉。在紀侯之世。且不可況數世之後耶。由前言之。則齊襄無復讎之理。由後言之。則紀侯無可復之讎。皆公羊氏之說之謬也。

申亥殺女殉葬

或曰。楚靈王乾溪之難。衆潰矣。其臣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不誅之。惠莫大焉。王不可忍。惠不可棄。乃

求王奉之於家數日。王縊於申亥氏。申亥葬之。以二女殉。何如。可謂仁乎。君子曰。可以爲忠矣。仁則未也。夫靈王弑逆無道之主也。失國而死。葬之則亦已矣。而必殺其愛女以殉。不仁孰甚焉。不忍於其君。而忍於其女。可謂不善推其所爲者矣。楚有詩人。不以哀三良者。哀二女乎。秦虎狼之國也。楚夷狄之俗也。宜乎其君臣若是。

棄疾不泄君命

楚大夫子南爲令尹。其子棄疾。爲康王御。王顧而泣曰。令尹不能。國將討焉。棄疾曰。泄命重刑。吾弗爲也。遂不告其父。王殺之。旣葬。或曰。汝臣王乎。棄疾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噫。嘻。過矣。父果無罪。則從君而請。不得。則奉父而逃。孝之大也。亦不害其爲忠。父果有罪。則王殺之當矣。中有隱痛。外無怨色。敬共其職。克蓋父愆。忠之至也。亦不失其爲孝。今也不然。始則視其父爲途人。雖死而莫爲之救也。終則指其君爲讎人。寧死而莫爲之用也。不泄君命以爲忠。而實成其不孝也。不事父讎以爲孝。而實見其不忠也。是無一而可也。

子胥鞭平王尸

平王楚之舊君也。伍奢楚之世臣也。平王殺奢。是以君殺臣。爲子胥者。可痛也。不可讎也。可逃也。不可報也。引兵入郢。則亦慘矣。出其尸而鞭之。不已甚乎。然則爲子胥者。何處而可。曰。變其姓名。亡之他國。以存宗祀。其君可事則事之。不可事則窮約而終身焉。斯亦不失爲孝矣。忠於吳。叛於楚。孝於親。逆於君。其志

可矜。而其事不可法也。

申生不逃而死

申生之死可哀也。既不敢辨以彰母之惡。又不敢去以顯父之過。是可哀也。然吾取其不辨。不取其不去。其去也。當在東山敗狄之初。不在酖毒已行之後。其失也。不在違重耳之言。而在拒狐突之請。使其敗狄而逃。則奚齊得以代其位。驪姬得以行其私。而獻公安焉。獻公安則申生安矣。是泰伯之徒也。若酖毒之計已行。弑逆之名已著。則將焉往哉。雖然。死之從容。言之懇惻。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者也。然則申生何止於恭。必也仁乎。

逢伯厚誣微子

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赦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於是逢伯厚誣微子矣。面縛請罪也。銜璧獻贄也。衰絰輿櫬。期必死也。微子抱祭器歸周。非降之也。果有何罪。而以死自待耶。逢伯欲尊其君爲武王。而厚誣微子。爲降國之虜。蔡氏釋書。而遂取其說。不亦誤乎。

莊善辭母赴難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及公門。刎頸而死。夫人臣急君之難。不

私其身不顧其家義之正也。雖然不可以徒死也。善當與諸大夫同心戮力討國之賊。復國之君不幸而死。忠也。幸而不死。以養其母。孝也。今卒自刎焉。無益於國。有損於母。可謂徒死也已。

石奢自刎

楚昭王有臣曰石奢。道有殺人者。奢追之。則其父也。奢返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令。非忠也。遂伏斧鑕請死。楚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奢不聽。刎頸而死。君子不幸而遭是變。則當何如。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如孟子所云上也。伏鑕就刑。以代父死。其次也。君赦其父。併宥其子。然後辭爵避位。廢爲庶人。以養其父而終身焉。又其次也。惜乎奢之不足以知此也。

保申答其國君

易曰擊蒙。書曰扑作教刑。所以教士也。非教國君之道也。周公之於成王。以親則兄之子。以分則君也。故立亢世子法。成王有過。伯禽撻焉。不敢加於成王也。荆文王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美姬。淫不聽朝。保申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今王有過。當答。匍匐將答。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請改過而無答。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乃伏地。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答之者再。夫保申之答。卽易之所謂擊。書之所謂扑也。所以教士。非教國君之道也。保申過矣。

楚昭功罪均賞

君與父同道。歧而二之不可也。功與罪異法。比而同之不可也。吳人入楚。楚昭王奔鄖。鄖公辛之弟懷曰。

平王殺吾父。王吾讎也。必殺之。辛曰。君而討臣。何讎之爲。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懷不聽。辛乃奉王奔隨。王後反國。賞及懷。子西諫曰。辛可賞也。懷可戮也。今王均之。羣臣懼矣。王曰。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夫懷父以貪被誅。不可以爲讎也。是則懷有罪焉耳。王錄辛之功而賞之。則人知勸。明懷之罪。以其兄之故而赦之。則人知懼。且知感恩與法不兩盡乎。而必曰均之。其謬甚矣。

楚昭復其大夫

楚昭王出奔。濟於成。曰。見其大夫藍尹寬。載其孥。王曰。載子。對曰。君實亡國。君之過矣。不顧而去。王旣返國。復來求見。王欲執之。子西曰。姑聽其辭。王問曰。成曰之役。實棄不穀。今而敢來。何也。對曰。臣避於成。曰。以倣君。庶慊而更乎。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庶懼而鑒前失乎。子西請復其位。昭王許之。夫藍氏子。負必殺之罪者三。視其國如傳舍。惟急於妻子之謀。棄其君如路人。而反出怨懟之語。負此二罪。伏鑽以請可也。而又敢爲大言。以愚其君。此必殺不赦者也。使遇英君。誼辟。不待其辭之畢。而磔之於市矣。子西不能誅之。又從而命之。君相舉措如此。楚之不競也。宜哉。

申鳴棄父殺賊

楚有士申鳴者。養父不仕。後爲楚相。白公之亂。申鳴辭父赴敵。白公密取其父。守之以兵。申鳴泣曰。吾不得爲孝子。當爲忠臣。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嗚呼。痛矣哉。申鳴之心也。難矣哉。申鳴所處之地也。縱賊則國必危。惡得爲忠。討賊則親必死。惡得爲孝。寧捨孝以全忠。蓋亦不得已焉。爾雖然。君親一體也。

將相之父。爲敵所取。若易易然。則其奉親之道。保家之術。必疎矣。此則申鳴有遺憾焉。

楚君食菹吞蛭

楚惠王食菹。遇蛭。遂吞之。因感腹疾。不能食。令尹曰。君安得此疾也。王曰。吾食菹。遇蛭。法不行。則威不立。法行。則庖宰監食者皆死。吾恐左右見之也。遂吞之。致此疾耳。晉文公啖炙。有髮繞炙。文公將殺宰人。宰人力辨。以爲人之中傷之也。公悟而釋之。夫主者不謹。可罪也。然特誤焉耳。可矜也。楚君亟召而責之。復矜而赦之。左右其敢誰何。而必吞之乎。萬一不食而死。豈非所惜者小。所傷者大乎。此之謂不知類。其不逮晉文遠矣。

李離伏劍

晉文侯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君曰。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離曰。臣居官爲長。受爵爲多。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君曰。然則寡人亦有罪矣。離曰。君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爲理。今無能以事君。是無功而食祿也。遂伏劍而死。或曰。使子而爲離也。奈何。予曰。過聽殺人。信有罪矣。然誤也。非故而入之也。罪何至於死耶。使子爲離也。自劾不職。罷官而去。則已矣。不敢死也。

程嬰下報宣子

立孤固難於死矣。然杵臼死得其所也。程嬰閒關委曲。以全趙氏。宣子有知。當擲榆於地下。必不以嬰未死爲嫌也。嬰或告其廟。或拜其墓。白其所以不死之故。則已矣。而必自殺其身。曰。下報宣子。此何爲者哉。

故其始也。殺子以存武。則君子多其義。其終也。殺身以從盾。則君子惜其愚。

夫子折衷衆論

夫子曰。人不善我。我不善之。蠻貊之言也。人不善我。我則引之。朋友之言也。人不善我。我亦善之。親屬之言也。此諸子之論。而夫子折衷之也。人不善我。我亦善之。施之諸父昆弟。姑姊之屬可也。概而施之他人。則是以德報怨。而流於異端之說矣。故曰。衆言淆亂。折諸聖。

荆蒯芮死君難

齊崔杼弑莊公。荆蒯芮使晉而返。其僕曰。君之無道。人莫不聞也。夫子勿死。荆蒯芮曰。吾聞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焉。其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自刎於車上。夫荆蒯芮以使事在外。不與其難可也。雖然。猶有說也。僕之死。無說甚矣。初崔氏難作。晏子立於門外。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而吾死也。人曰。亡乎。曰。獨吾罪也乎哉。而吾亡也。且君爲社稷死。則死之。君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爲己亡。非其私昵。誰敢任之。其說得之矣。

曾皙擊子

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仆地。有閒。乃蘇。起曰。大人得無病乎。魯人以爲賢。以告孔子。孔子曰。參來。昔者舜爲人子。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索而使之。未嘗不在。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其罪何如。此蓋曾子少年之事。容或有之一聞。夫子之言。其悔悟多矣。獨怪芸瓜小過。而曾皙暴怒如此。

絕與鼓瑟浴沂。氣象不類。豈所謂狂者之過耶。

公儀去婦拔葵

公儀子魯之賢相也。董子稱其見婦織帛。怒而出之。食而茹葵。慍而拔之。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女紅之利乎。愚竊惑焉。王后親織元紬。夫人加以紘緹。則織帛者婦人之事也。以是爲怒。而斥無罪之人。不已甚乎。園有隙地。種葵以射利。不可也。種葵以自給。庸何傷哉。以是爲慍。而棄有用之物。豈人情乎。後世宦家。以妻則驕。以僕則惰。不事其事。而坐食其食者。未必非公儀子有以啓之也。

代國夫人自殺

代王夫人趙襄子之姊也。夫人使宰夫操銅料以食代王。宰夫持料擊殺之。襄子遂興兵平代地。將有其國。夫人呼天自殺。程子謂夫人當距戰。重社稷也。非姊殺弟。代國夫人殺賊也。其說正其義嚴矣。雖然。戰非婦人事也。無已被髮徒跣。以詣襄子。請討夫之讎。立夫之後。請而不從。然後死焉。死是矣。而惜其遽也。

朱附死君之難

以衆人遇我。以衆人報之。恆人之情也。以衆人遇我。以國士報之。則出乎恆情之上矣。顏真卿、杲卿、張巡、許遠、諸公是也。朱附事莒穆公。不見知焉。冬食芋栗。夏食菱藕。其君不恤也。旣而穆公以難死。朱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君不見知。而死其難。意者不可乎。附曰。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之不知其臣者。卒死之。嗚呼。附之死。有激而死也。附之言。有激而言也。可謂出乎恆情之上矣。雖然。真卿、杲卿、巡、遠、諸公。有城社之寄焉。

附而則無之。可以死。可以無死者也。

無鹽女四殆

鍾離春者。無鹽邑之女也。自詣齊宣王求見。宣王見之。乃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春秋四十。壯勇不立。一殆也。漸臺五層。萬民疲困。二殆也。賢者伏匿。諂諛在側。三殆也。酒漿流湏。以夜繼日。四殆也。宣王喟然而歎。拜爲王后。甚哉。無鹽女之不自重也。不召而往。不問而對。不待聘而爲人之妻。甚矣哉。無鹽女之不自重也。士而不自重。君子鄙之。而況於女乎。

田過父重於君

齊宣王謂田過曰。君與父孰重。對曰。殆不如父。王曰。何爲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顯吾親。凡事君以爲親也。王無以應之。於是過之言過矣。君父一道也。惡乎重。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惡乎爲親。然有時而爲親。特事君之一端耳。

子方坐見太子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賓客皆起。子方獨不起。太子不悅。子方曰。爲子起歟。無如禮何。爲子不起歟。無如罪何。請誦楚恭王之爲太子也。出遇大夫。工尹。工尹避之。太子下車從之。曰。大夫何爲若是。吾聞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文侯稱善。君子曰。惡是何言也。太子君之儲貳。均之爲當敬也。豈有敬其父不兼其子之說哉。子方可謂遁辭矣。

聶政姊自殺

聶政刺殺韓累。卽抉目剝腸以死。蓋亦自醜其名。不特爲姊也。其姊嫫聞之。適韓曰。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乃抱尸而哭之曰。軹人聶政也。因自殺於尸下。夫政盜也。姊揚其名。徒爲後世之所鄙笑耳。惡乎用其名耶。且姊旣適人矣。不有舅姑乎。不有夫若子乎。不敢自專而死也。旣心知其爲政矣。可以無死。以成弟之志。不亦善乎。列女傳曰。嫫仁而有勇。何仁乎。婦人之仁耳。何勇乎。匹夫之勇耳。

田文不殺舍人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夫人通者。左右請殺之。孟嘗君曰。睹貌而相悅。人之情也。其勿言。乃召舍人謂之曰。衛君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願君往從衛君。舍人至衛。久之。齊衛交惡。衛君約天下兵伐齊。舍人以孟嘗君故。力諫止之。或曰。茲與楚王滅燭絕纓之事甚類。予曰。不類也。楚王宴羣臣。牽衣者醉而狂耳。非夫人之罪也。今文之夫人。通於其客。瀆男女之倫。傷閨門之化。舍人不誅。夫人不出。尙何以自立哉。吁。文之客皆若人。雖多亦奚以爲。

李牧不受君命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管氏之說。非六經之訓也。易之師曰。王三錫命。又曰。大君有命。古之爲將者。但得專制闔外而已。豈有君命而敢不受者哉。李牧爲趙將。秦人聞之。以趙葱往代。牧不受命。被殺。夫牧趙之良將也。諒其心豈有他哉。蓋泥於君命不受之說耳。宋岳武穆飛統兵北伐。詔趣班師。卒死於獄。論者

謂飛當主君命不受之義。直抵河洛。乘屢捷之勢。偏技窮之敵。收復中原。歸朝待罪。此非至論也。飛而爲此。則是飛揚跋扈之迹。亦何異於桓溫。劉裕也哉。賊檜益得以藉口而族之矣。故曰非至論也。

几汜老而益恭

魯有恭士曰几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必三起。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几子老矣。恭不可釋乎。汜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好恭以除其刑。夫汜之恭。足恭者也。夫子之所恥也。恭而無禮者也。夫子之所勞也。其曰恭以成名。益陋矣。在易則恭以存位。在範則恭以作肅。惡乎成名之有。

孔甲死於陳勝

曾子寇至則去。子思寇至則留。賓師不與臣同也。秦儒孔甲。畏惡坑焚之禍。積怨發憤。往歸陳勝。如鳥驚繳射。不暇擇木。魚避綸竿。遽投溝澮。途窮勢迫。而不知勝之非其人也。旣爲之臣。則不得不死其難矣。若能處賓師之位。爲流寓之客。不受其官。不食其祿。則伸縮在我。進退綽然。見其將敗。可以去。可以無死。奈何甲之慮不及此也。或曰。去將安之。予曰。史稱陳勝殺其傭耕之人。故舊皆去。甲於此時。獨不可引而去乎。

張良學術不正

子房天資甚美。而學術不正。博浪之舉。天資之美也。圯上之遇。學術所由以不正也。是故副車之錐。卽豫

讓之也。秀實之笏，同發於忠，激於義，而成於勇，可敬也。不可譏也。使其得聖賢爲之授受，安知不爲三代人物也哉。惜乎一遇異端之人，讀其書，信其說，由是任智挾數，動皆有術，始與聖賢之道，不相似矣。可惜也。不可取也。東坡於博浪之舉，則反譏之。吾恐子房之不受也。圯上之遇，則甚有取焉。吾恐子房之有愧色也。故蘇氏之學，君子謂其不正。

坑焚黨錮之禍

天下之禍，積於漸而成於激。秦之坑焚，漢之黨錮，禍甚慘也。雖二三賊臣，有以激而成之，然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蓋自列國分爭，處士橫議，莊列之放恣，儀秦之縱橫，譏評時事，奔走諸侯，秦政畏惡此輩，積不能平，蓄而未逞。李斯以惑亂黔首，數言激之，以觸其機，而坑焚之禍成矣。迨漢建武永平之間，學士大夫，爭自濯磨，崇尚名節，然風聲氣習，好異立奇，未免有過中失正之弊。始而房周賓客，互相譏揣，極而俊顧廚及諸賢，更相推重，由是臧否人物，詆訕朝政，公卿畏其貶議，天子厭其紛紜，曹節王甫，以圖危社稷，一言激之，以甚其怒，而黨錮之禍成矣。嗟乎，秦政桓靈之惡，固不待論，李斯節甫之罪，亦不容誅，獨念所謂儒家者流，恣肆其說，而不知忌憚，標榜其行，而不知韜晦，身旣戮辱，國亦隨亡，使先聖之全經，不復可見，而後世之朋黨，流毒無窮，爲吾道之大阨，爲善類之遺殃，蓋有不能辭其責者矣。

釋之跪而結襪

王生者，漢處士也。嘗召至庭中，公卿畢會，王生顧張釋之曰：吾襪解，爲我結之。釋之跪而結襪，夫跪而結

穢賤者之役也。昔西伯文王，俛而自結，不欲以賤役加左右也。王生以匹夫之賤，而不及方伯之尊，釋之以廷尉之貴，而甘爲僕隸之役，王生不足道也。爲釋之者，何自輕一至此哉？何自辱一至此哉？是故貧賤驕人，戰國之習也。專氣致柔，黃老之術也。而皆哂乎聖賢之訓者也。

徐偃矯制

汲長孺使河東，矯制發倉以賑民饑。馮奉世使西域，矯制發兵以平虜亂。然長孺不免請罪，奉世不得封侯者，以矯故也。況專之爲言，豈爲人下之語哉？元鼎中，徐偃爲博士，使行風俗，輒命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張湯劾其矯制當死。偃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以安社稷利萬民可專也。湯不能屈，夫民饑虜亂，變起一時，不得已而矯耳。鼓鑄之事，何所不得已而矯之乎？古之大夫，出使他國，無從請命，不得已而專耳。膠魯之近，非他國之比。鹽鐵之微，非安社稷利萬民之務，何所不得已而專之乎？魯大夫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孔子書遂以譏其專，獨非春秋之義乎？偃之強辨，湯之失刑，皆不能無罪矣。

京房以術殺身

漢之京房，晉之郭璞，宋之李石，皆能言人禍福，巧發奇中，而卒不免爲術所殺。京房死於恭顯，郭璞死於王敦，李石死於秦檜，豈明於知人，而暗於謀己哉？蓋徒知易之術，而不知易之道故也。易者時而已矣。時語則語，時默則默，此之謂易之道也。昏主在上，奸臣在側，乃炫耀其說，指切其人，適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單子曰：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之過，怨之本也。蓋此之謂也。

薛廣德諫從橋

人臣之諫君。其事有大小。君子之死國。其所係有輕重。宗社之存亡。君德之美惡。事之大也。不可不諫。諫而不從。以死爭之可也。一言之疵。一動之誤。事之小也。諫可也。死不可也。元帝優游不斷。闇儒不武。恭顯擅權。許史怙勢。蕭太傅之死。劉向周堪之下獄。宗社幾危。君德日損。不可不諫也。薛廣德以御史大夫之貴。而不聞以死爭之。徒循默保位而已。至於從船從橋。相去幾何。乃欲自刎。以頸血濺帝。何其大小輕重之間。若是之不倫耶。廣德號稱大儒。而其所建白者。止於如此。則國家何賴於儒哉。流醜者不問。而齒決者有罰。廣德之謂矣。

丙吉不案吏罪

君相之舉措。不可不慎也。一言之出。著爲令焉。一政之行。遵爲例焉。嗚呼。可不慎乎。丙吉爲相。掾史犯賊有罪。輒予休告。終無所案。客曰。君侯爲相。姦吏成私。奈何不問。吉曰。以三公之府。而爲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代吉者。因以爲故事。夫吏之罪小。不案可也。若舞文弄法。作奸犯科。如客云云。厥罪大矣。專事掩覆。無所懲艾。則吏何憚而不爲惡乎。且牛喘可問也。死傷橫道。亦可問也。吉曰。宰相不親小事。誤矣。人命至重。足以傷天地之和。失陰陽之節。是可爲小。孰不爲小。

漢武許贖死罪

君子以難斷之獄。參之情法可也。以金贖罪。專徇乎情。以罪致辟。專主乎法。二者不相爲用矣。能無弊乎。

林慮公主。漢武之女弟也。其子昭平君。尙帝女。林慮垂死。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贖死罪。帝許之。昭平君驕。醉殺人。廷尉據法上請。帝曰。吾弟止有是子。死曾囑我。我已許之。然法令者。先帝所造。因弟廢法。何面目入高廟乎。遂可其奏。流涕不已。夫前旣許之。則後勿殺可也。後欲殺之。則前勿許可也。受金許贖。則彼有所恃。而必爲惡矣。豈非誘之就死地哉。必也姑宥其罪。廢爲庶人。投之荒裔。終身不齒。則吾之信不失。而彼之惡亦懲矣。

王賀陰德

前輩有云。所謂陰德者。猶人耳鳴。己獨知之。而人不聞是也。賀則夫人聞之矣。初賀以直指使者。巡行魏郡。固不當如蒼鷹乳虎。專事搏擊。亦不當如婦人之仁。佛氏之愛。專事姑息也。設有大奸劇盜。必驅之戮之。除一方之患。造萬民之福。陰德莫大焉。賀必縱之捨之。一切不問。又自以爲陰德。誇示人人。以冀後世子孫之興。不亦謬哉。後人見其諸孫封侯。諸女爲后。遂謂其言之驗。不知賊莽大逆不道。身誅族滅。賀竟爲不祀之鬼。則陰德果安在哉。

馬援不禮梁松

馬援有疾。梁松來候。獨拜牀下。援不荅。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松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印綬。藁葬城西。妻子草索詣闕請罪。帝出松書示之。方知所坐。夫松不足道也。援亦有譏焉。君子之交際。不挾長。不挾貴。援挾長以傲嬖臣。松挾

貴以傾執友胥失之矣。且拜而不荅，父子之禮也。故人之子與己之子，則有閒矣。松不能視，援猶父援，乃欲視松猶子，不已過乎？旨鍾會往見嵇康，康箕踞以待之，遂召殺身之禍。傳曰：傲凶德也。其斯人之謂歟。

韓歆不敬

夫子事君，鞠躬屏氣，不知者以爲諂也。其知者以爲盡禮也。人君其尊如天，敢不敬乎？韓歆事光武，指天畫地，帝不能容。至於自殺，白樂天事憲宗，嘗曰：陛下錯，帝大怒，貶之。陳執中能相薦，吳育自代，召之赴闕，因侍宴醉而坐睡，忽驚顛拊牀，呼其從者。仁宗愕然，遂斥不用。曹利用在簾前，每以手指擊腰帶，太后不悅，後亦貶死。茲四臣者，皆一時名士也。言動之間，偶失檢點，遂致得罪。君父身名俱損，然則爲人臣者，可不戒哉？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終身誦之可也。

鍾離意不拜賜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所以榮君之賜也。其所從來，豈皆伯夷之所有乎？交趾太守贓物，簿入大司農矣。帝命頒賜廷臣。鍾離意所得珠璣，悉委於地，獨不拜賜。帝怪而問之曰：贓物也。夫義不可受，當敬而懷之以辭，不得命，雖拜受可也。何至委之於地哉？況於義未嘗不可受也。不受罪小，不拜罪大。不拜罪小，委地罪大。帝曰：清哉。尙書愚則曰：無禮哉。尙書也。或曰：唐高宗以立后，而以金繒賜無忌，宋眞宗以天書，而以美珠賜王旦，二臣不能辭意，獨不勝之耶？曰：勝之雖然，過猶不及。

朱穆羔羊之節

朱穆舉劾權貴。案治中官。崇厚有論。絕交有書。皆可稱述。蔡邕謂其貞而孤。有羔羊之節。似矣。獨受梁冀之辟。不免龜山之議焉。然不但穆也。魏相因許伯以奏封事。班固事竇憲以典文章。蔡邕從董卓。荀彧附曹操。比之匪人。如出一律。豈諸賢急於用世。但借此爲進取之階。而人之賢否。途之邪正。則皆忽而不顧。如揚雄所謂。屈身以伸道者歟。疑當時習俗旣成。而不以爲怪也。或曰。龜山議朱穆正矣。而從蔡攸之薦。何耶。予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

許武謀舉孝廉

漢制鄉舉里選。最爲近古。賢於後世科目多矣。然而不能無僞也。會稽太守第五倫。將舉孝廉。許武以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三分其財。自取肥饒。弟得劣少。鄉人翕然稱二弟克讓。竝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昔誤分財。今悉讓弟。鄉人又翕然稱武。嗟乎。武誠愛其弟。但當使之力學勵行。舉之者自至矣。何必陽奪其產。陰使之讓。以欺里之人。又何必泣會宗親。顯斥貨利。以彰己之善。是無往而非僞也。爲二弟者。其未舉也。則汚其兄以自潔。其旣舉也。則取諸兄以自肥。惡在其爲孝廉也哉。

楊政趙壹謁人

君子之立身。太剛致禍。太柔取辱。不激不隨。而合乎中道者。能幾人哉。楊政詣陽虛侯馬武。武稱疾不出。政直入升牀。排武把臂曰。今日少動。刀入脅矣。武子弟大驚。操兵滿側。陰就適至。因責數武。遂爲交友。趙壹詣河南尹羊陟。陟高臥不起。壹遂登堂。舉聲自哭。陟驚而出曰。良璞不剖。泣血自明耶。因造其廬。上章

稱薦。夫二子皆事干謁者也。皆不禮於人者也。壹之乞哀自薦。辱莫甚焉。不足齒矣。彼政何爲者哉。任情負氣。持刃劫人。其與蘭相如。五步之內。以頸血濺王。毛遂十步之內。王之命懸於遂手者。相去幾何。沿戰國之餘習。乏儒者之雅度。是以君子弗尚也。

楊王孫命裸葬

遺命薄葬。古之達人誠有之。未聞裸葬者也。裸葬自楊王孫始。王孫命其子曰。我死必裸葬。以反其真。必成吾志。祁侯曰。使死而無知也。則亦已矣。死而有知也。其何以見先人乎。王孫曰。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無益也。而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腐於地下。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死者不知。生者妄費。可謂惑矣。祁侯曰。善。從而裸葬之。王孫之說。墨子之道也。王孫之裸葬。蠻貊徼荒之道也。然亂命也。而卒裸葬之。則王孫之子之罪矣。

郝詵奏劾舉主

門生之於舉主。煦然以爲恩。則近乎私。愀然而無情。則近於薄。薄與私。君子弗由也。漢鄭宏爲太尉。舉主第五倫爲司空。每正朔朝見。宏曲躬自卑。帝問其故。遂置屏分隔。君子曰。朝廷之上。統尊於君。不可於此而敝私恩也。晉崔洪爲左丞。薦郝詵以自代。詵劾奏洪。洪曰。此挽弓自射矣。詵聞之曰。惟官是視。各明至公。君子曰。舊舉之將。引嫌當避。不必以此而明公道也。然則君子處之當何如。公朝則敝爵。私家則敝恩。而不敢以偏廢。大過則絕之。小過則掩之。而不肯以矯情。則何私亦何薄之有。

戴封禱雨自焚

昔湯以久旱。身爲犧牲。然自責而已。未聞果殺其身。烹以享上帝也。魯僖公遇旱。欲焚巫尪。臧文仲諫而止矣。未聞以自焚也。漢戴封爲西華令。其年大旱。封乃坐積薪之上。舉火自焚。天卽大雨。遠邇歎服。夫封但當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如臧文仲所謂。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釋此不爲。乃欲棄父母之遺體。爲煨燼之寒灰。豈非所謂行怪者哉。初封遊太學。遇盜劫掠俱盡。惟遺七縑而去。封追及盜。併以與之。又聞伯父之喪。罷官持服。蓋其性尙詭異。大率類此。不特自焚一事也。

劉寬蒲鞭示辱

家人初六曰。閑有家。上九曰。威如吉。蓋治家之道。始終以嚴。而不徒事乎寬也。婢污朝衣。雖治其不謹可也。而反有爛手之問。奴沾不返。雖罵以畜產。不爲過也。而反有必殺之疑。治家如此。使遇豪奴悍婢。則將何以馭之耶。且蒲鞭示辱似矣。黠桀之吏。奸宄之民。必痛懲之可也。若概以此施之。則法日弛。而國日亂。不幾於徐偃宋襄之仁乎。故寬者溫柔愷悌人也。不能以威克愛者也。

喬元殺子擒盜

甚矣喬元之不仁也。盜入其家。執其子。不過利吾財耳。罄私帑以贖子。卻官兵以縱盜。人情天理之至也。元則不然。寧殺吾子而財弗與也。寧殺吾子而盜弗縱也。頃之盜死於官。子死於盜矣。所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甚矣元之不仁也。

荀爽制舉主服

司空袁逢舉荀爽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爲俗。前輩稱爽曰：厚之道也。觀過知仁，其在君子乎？予曰：可以爲厚矣。仁則吾不知也。大臣之薦賢曰：吾爲國也，非爲其人也。而何有乎德色？賢者之受薦曰：彼爲國也，非爲吾身也。而何有乎私恩？且三年之服，臣之於君子之於父也。舉主之服三年，則是愛無差等矣。爽之仁，其墨氏之仁歟。

林宗三呵魏昭

忍箴曰：魏昭進粥，林宗三呵而不敢怒。楊時立雪伊川，三尺而不敢去。魏昭者，陳國童子也。師事郭泰，泰令作粥。呵曰：高明爲長者作粥，使沙不可食，擲杯於地。昭復進之。泰復呵之。如是者三。泰喜曰：吾乃知子之心矣。夫泰之試昭，卽圯上老人之試良也。是以術不以誠也，不食足矣。呵之不已甚乎？一呵足矣。擲之不已甚乎？昭心知其爲試也，是以執禮益恭，則相率而爲僞耳。若夫伊川以誠而假寐，游揚以誠而侍立，安知有所謂術耶？今比而同之，非其類矣。

呂元膺縱盜

呂元膺爲蘄州刺史，嘗錄囚。囚白有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爲恨。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與約還期，盜皆如期而至。曹攄除臨緇令，有重囚，陷大辟。歲暮攄行獄，問有親戚否。咸曰：有父母在。攄曰：新歲人情所重，汝等暫歸，當如期還獄。衆泣曰：諾。開獄出之，相率而至。此二人者，與唐太宗縱囚之事大約相同。歐陽

子所謂以君子之難能而責小人之尤者爲必能也。所謂不近人情者也是可爲也。則華陶爲士師。孔子爲司寇。當先爲之矣。而何待於二人耶。

伯敬過於恭慎

汝南陳伯敬。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卽脫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後舉孝廉。坐壻亡命。爲太守所殺。斯人也。所謂恭而勞者也。慎而蕙者也。君子恭而中節。不至於拘迫。慎而當理。不至於恐怖。禍福生死。有數存焉。修其身以順受之耳。又何嘗小廉曲謹。以求避之。況終不可避耶。

陳咸不聽父命

陳萬年臨死。召其子咸告教。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咸曰。具曉所言。大意教咸。詔也。夫萬年賂遺外戚。詔事丞相。其爲人固不足道矣。然父子永訣之時。必有五內分裂之痛。其言縱謬。亦當泣從。他日以爲亂命。不敢奉行。則已矣。豈可垂頭而睡。肆口而答哉。咸竟以剛暴得罪。憂死。則萬年之言。未必不中其病也。

原涉大治家舍

原涉父爲南陽太守。父卒於官。南陽人賻贈千萬以上。涉欲讓還。復自思曰。身得美名。而令先人之墓。儉約。非孝也。乃大治家舍。周閣重樓。買地開道。表曰原氏阡。夫讓還賻遺。以全其親身後之節。未必非孝也。涉於棺衾域兆。必誠必信。務令堅厚久遠。而不徒爲觀美焉。則其孝益至矣。顧乃拓地構屋。侈爲土木之

費致盜賊之旁睨。啓子孫之爭端。適所以累其親耳。烏得爲孝哉。

黃昌故妻復還

會稽黃昌爲蜀郡太守。初昌爲州書佐。其妻歸寧。遇賊被擄。流轉入蜀。嫁爲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訟冤。昌疑其不類。蜀音因究其故。對曰。妾本會稽戴次公女。州佐黃昌妻也。嘗歸母家。爲賊所掠。遂至於此。昌大異之。相持悲泣。還爲夫婦。夫糟糠之妻。中道相失。一旦遇於數千里之外。其情固有所不能已者。然無失節之嫌乎。且彼有夫有子。則自有所歸矣。厚遺而遣之可也。還爲夫婦。過矣哉。

吳詠自刎

張掖人吳詠。初爲護羌校尉。馬賢辟之。後爲太尉龐參掾。賢參相誣。罪皆應死。各引詠爲證。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夫賢與參。皆有恩於詠者也。使二人之事。一實一誣。則實者必死。誣者必生。詠度不能兩全。或自刎猶可也。今云相誣。則賢參事皆不實。詠但直證其誣。二人皆可以不死。而兩得其平矣。於排難解紛之中。而寓忠誠懇惻之意。彼固不德我。亦何以怨我哉。其自刎也何居。

諸葛瑾仕吳

曹操漢賊也。孫權亦漢賊也。丞相亮出師討賊。誓復中原。遂平江左。以成混一之功。其孤忠大節。如青天白日。人皆仰之。而爲其兄者。乃獨不知正統所在。委身仕吳。嘗使於蜀。與亮公朝相見。退無私面。此何爲者耶。譬則家有劇盜。仲氏逐之。伯氏從之。爲仲氏者。將愆然弗問耶。抑涕泣而導之耶。以武侯之賢。豈不

知此。必嘗以大義諷之矣。彼不能從。故不敢以強之耳。使瑾躬率其子。來就其弟。共獎王室。何至有赤族之禍哉。或曰。誕仕魏。獨無譏乎。予曰。誕不足道也。瑾父子號稱賢者。故特爲之備論云。

責備餘談卷下

袁安不治賊吏

袁安爲河南尹。未嘗以賊罪鞠人。常曰：凡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銅人於聖世，安所不忍爲也。韓億在中書，見諸路摠撫官吏小過，輒不憚曰：夫仕者，大則望公卿，次則望侍從，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聖世耶？二公之論，不約而同。蓋長者之用心也。雖然，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達其道也。覬陟崇階，希登要地，則庸人之情耳。然必檢身潔己，奉公守法，庶或得之。彼苞苴盛行，貪黷無厭者，雖法網或漏，而清議不容，欲遂其進取之私，不亦難乎？且使賊穢狼藉之人，一旦得志，能不播惡於衆乎？柳公綽不貸賊吏法，包孝肅曰：吾無所諱，惟吏之有賊罪者，蓋天下之惡一也。若所謂小過，則可以略之矣。

陸抗飲藥不疑

康子饋藥，未達不嘗。聖人之心，非有疑於季氏也。蓋謹疾之道，當如是爾。而況敵國之人乎？羊祜陸抗，晉吳之邊將也。抗嘗有疾，求藥於祜，飲之不疑。非所以全身遠謗之道也。祜之私恩，小信，固足以結抗之心。然施之平交，則可施之敵國之人，則過矣。使聖賢處抗之地，必不與之私交，而況輕飲其藥，以自試於不測之險乎？

范丹留錢償飯

范丹候姊姊飯之。留錢百文而別。姊使人追還。丹竟不受。郝子廉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家飯。密留五十錢。置席下而去。嗟乎一介不取。非義非道故也。里族朋友之間。貨財之相通。飲食之相召。苟無害於道義者。斯孔子受之矣。而況於兄弟之懿親乎。且以錢償飯。市肆之所爲耳。今施之於懿親。是以市肆待之也。何其薄哉。何其小哉。

邴原重父輕君

魏太子丕與衆賓燕集。問曰。臣子止藥一丸。而君父各有危疾。將救父乎。抑救君乎。衆議紛紜。時邴原在坐。獨無語。太子問焉。邴原勃然曰。父也。太子不復難之。夫原之說誤矣。君父一也。不可先後。不容軒輊者也。據不之問而評之。君父皆疾。剖藥分奉。以盡臣子之心。固不當獨獻於君。又豈可私厚其父哉。充原之說。則知有父子。而不知有君臣。難乎免夫廢倫之弊矣。

郭翻認稻弗爭

吳鍾離牧客居永興。自墾荒田。農事既畢。民有冒認者。牧卽以稻與之。縣令欲繩其民。牧爲之請得釋。民大慙懼。春稻得米六十斛。還牧。牧不肯受。晉郭翻客居臨川。先立表題。經年無主。乃樹藝成熟。有誤認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不肯受。夫開荒治穢。迄於西成。勞亦甚矣。其民認而是耶。吾取三之一。以償其費。認而非耶。吾與三之一。以慰其心。則彼我兩得其平。而取予皆合於義矣。今皆拒而不受。則吾竊廉介之名。而陷其民於冒濫之罪。獨何心哉。

趙苞棄母存州

甚哉用權之難也。非擇之精。見之決。於倉卒急遽之時。鮮有不失其輕重之倫者矣。趙苞存其州而死其母。似不得不然者。然以聖賢處之。則恐別有其道。而不肯若是其急也。前乎此者。王陵臣漢而棄其母。然於沛公不加益。後乎此者。徐庶辭漢而全其母。然於昭烈不加損。蓋二子之或去或留。不係乎國之存亡。而係乎母之生死。其輕重較然矣。若概以許國爲義。徇君爲忠。是豈善用權者哉。或曰。大義滅親如何。曰。非苞之謂也。衛之石蜡。魯之季友。隋之堯君素之謂也。是故同一殺子也。在石蜡則宜。而易牙爲忍。同一殺兄也。在季友則正。而世民爲過。同一殺妻也。在君素則善。而吳起爲貪。

孔褒一門爭死

甚矣習俗之易以移人也。天下愛生而怖死者。莫婦人若也。而風聲氣習。亦足以移之。不亦異乎。初張儉之投止也。孔融不告其母。不待其兄。而自匿之。以召家門之禍。其死有辭焉。褒不必死。以養其母可也。然猶可言也。至於母氏。乃欲自當其辜。則無謂矣。豈非當時好尚如此。故雖婦人女子。亦能輕生委命。而不以爲難耶。萬一朝廷竟坐其母。則二子將何以立於世。而或皆賜之死。則亡身及親之罪。又何以自解於天下哉。

苟晞殺其昆弟

苟晞字道將。爲兗州太守。從母依之以居。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爲將。不許。固求之。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

卽命斬之。從母叩頭申救。不聽。於是晞有三失焉。知其不可用而用之一也。旣用之不能戒之。以至犯法。二也。旣犯之不能處之。而遽殺之。三也。晞盡委曲懇到。以求其生乎。求而不得。然後罷官去祿。哀請於朝。以贖其死。請而不得。然後不得已而用刑焉。則生者死者。於我皆無憾矣。

懷愍君臣遇害

死等爾。死善其道。則泰山不足喻其重。死非其所。則鴻毛不足喻其輕。嗚呼。可不審哉。洛陽初陷。懷愍被執。正可死之時也。庾珉、王雋、辛賓、諸臣不能奉其國君。死於社稷。覲顏歸虜。辱莫甚焉。殆夫青衣行酒。戎服執蓋。則已失身虜庭矣。然後抱帝哀號。甘心就戮。不亦晚乎。夫同一死也。死於未降之先。則增重綱常。流光史冊。而萬世瞻仰之。死於旣降之後。則心雖切於愛君。事無益於亡國。所謂匹夫匹婦之爲諒矣。何足道哉。文文山曰。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而南者爲忠。蓋亦有見於此耳。

王敦收殺周顛

伯仁之死。王導固不能無罪矣。然亦有以自致也。方導率諸族人詣臺謝罪。求救於顛時。顛未知帝意云何。不顧宜也。及入見帝。稱導忠誠。申救甚力。帝固已許之矣。顛當宣布恩威。委曲慰諭。以安諸王之心。以孤賊敦之黨。豈惟保身。亦以定亂策之上也。奈何屢呼不應。導已恨之。及顧左右有殺賊奴取金印之語。則導安得而不疑之哉。夫所謂殺奴取印者。謀耶。戲耶。以謀則疎。以戲則虐。皆不善處變者也。其及也宜矣。

鄧攸自棄其子

伯道以弟早亡。止有一息。寧棄其子。以存弟祀。意甚善也。其子追而及之。則已能步矣。縱之道路。人或憐而收之。未可知也。繫之於樹。絕其生理。不仁孰甚焉。及其置妾也。既不審於媒妁。又不卜之鬼神。直俟衽席之上。始扣其爲甥女而遠之。則已噬臍無及矣。坐是終身更不畜妾。以至絕嗣。是又懲噎而廢食也。由前言之。則不仁。由後言之。則不智。是皆不學之蔽也歟。

三公自輕

三公禮絕百僚。故其輿服儀衛。獨異其數者。所以尊老成。隆體貌。非特爲觀美也。當是任者。其可不知自重乎。王戎位總台司。嘗乘小馬。便門出入。見者不知其爲三公也。沈慶之每朝賀。常乘犢鼻無幘車。履行田園。徹屏侍從。遇之者。不知其爲三公也。達夷武拜太尉。行常單馬。門不施戟。嘗曰。天下未平。國恩未報。安事威儀乎。此三人者。輕率如此。知其不足以勝是任矣。如其道。則後車數百乘。從者數百人。不以爲泰。而以此爲泰乎。

向柳自恃故舊

漢陳涉旣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叩宮門求見。關吏不肯爲通。會勝出。遮道而呼。勝乃載歸。後宮發舒自恣。言勝故情。勝怒殺之。宋向柳與顏峻友善。及峻貴。柳猶貧素。不推讓之。或戒之曰。名位不同。禮數亦異。卿何更作曩時態耶。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不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以事繫獄。屢請於峻。峻不救。柳

遂伏法。夫富貴者固當念故舊而勿遺。貧賤者不可恃故舊而自肆。但各盡其道可也。然恆人之情。既富貴則忘其久要。尙困窮則過於責望。宜乎柄鑿之不合矣。然則何處而當也。彼欲見我耶。固不可拒。亦不可數也。固不可諂。亦不可狎也。彼或忘我耶。則謝絕之而已。

王式制出母服

淮南王式繼母。初嫁前夫已死。改嫁式父。已而式父又死。既終喪。遂辭式去。依其前夫之子以居。及其死也。祔葬於前夫之墓。夫式非其所生。而前夫之子實自己出。故去此而就彼。婦人之情然也。但母子之恩不可離。而前夫之義則已絕。養之可也。葬之不可也。前夫之子於是乎非禮矣。式之於繼母也。生不能養。死不能葬。乃爲制出母服。其如禮何哉。且母終喪而去。非得罪於式父而出之也。式遽以出母名之。厥罪莫追矣。

時苗去任留犢

時苗爲壽春令。所駕車牛生一犢。及去任。留之淮南。嗟乎。犢本吾牛所產。不飼於官。不牧於民。胡爲乎留之乎。且牛以舐犢爲愛。犢必待乳而生。乃忍一旦而棄之。殆與古放鷹者。其用心不同矣。元之廷臣嘗論苗之得失。紛紛未決。元世祖曰。使苗在任生子。將留之壽春乎。抑攜之而歸乎。可謂不易之定論矣。

周澤禁妻於獄

妻憫其老就而問焉。其過亦微矣。澤但當諭而遣之。不當怒而執之也。既實於獄。必加之罪。而夫婦之義絕矣。爲其妻者。復何面目與之對案也哉。沾修潔之小譽。廢伉儷之大倫。其得罪於名教甚矣。安知澤不以婢媵之故。積怒其妻。而假公以逞其私乎。此誅心之法也。

陳囂益地與鄰

古者擇里而處。列屋而居。各守先人之業。不相假借。不相凌奪而已。未聞東人之子。益地於西。西人之子。益地於東。彼此交讓。以成矯僞之風也。陳囂與紀伯爲鄰。伯夜竊藩。以囂地自益。付之不問足矣。囂乃密拔其藩。所侵之外。更益一丈。此何理耶。時太守周府君。既知其事。但當示之以法。諭之以理。使各保其所。有固不當侵。亦不當益也。又何必刻石旌門。號曰義里。以長矯僞之風耶。

疑之還履不受

宋劉凝之人。有認其所著履者。笑曰。僕著已敗。別取新者償之。其人得履送還。不復肯受。齊沈士麟。人亦認其所著履者。曰。是卿履耶。卽跳而歸。其人得履送還。曰。非卿履耶。復笑而受。夫物各有主。事當從實。彼誤而認。姑與之可也。何必舍舊而償新。彼悔而還。雖受之可也。何必堅拒而不納。若疑之者。所謂矯情干譽者。非歟。士麟則不然。認之則與。還之則受。吾無容心焉。賢於凝之遠矣。

何點不見其妻

何點者。齊之高士也。雖然。未聞道也。少年因感家禍。欲絕昏娶。厥祖尙之。強爲娶琅邪王氏。禮將親迎。涕

泣而止。猶有說也。及其老也。自娶孔氏。入門成禮。貯之別室。不與相見。此何爲者耶。任適己性。幽閉少女。悖倫理。拂人情。近於行怪者矣。故曰。未聞道也。

竇瑗許子告母

後魏新制。母殺其父。子不許告。告者處死。竇瑗諫曰。以妻殺夫。義不可赦。而子不告。是知有母不知有父也。臣所不取。愚謂二說皆未安也。母殺其父。而子隱之。示天下以無父也。子告其母。而官聽之。示天下以無母也。故曰。皆未安也。然則何處而安耶。雖吾母也。實父之讎。何痛如之。雖父讎也。實吾之母。何親如之。故不忍告也。亦不敢隱也。奉父以葬。廬於墓側。歿身不敢近其母焉。及其死也。墓不同地。葬之野而已。主不入廟。祭之墓而已。歿身不使近吾父焉。則庶乎其可矣。

元瑛設橋濟盜

伊尹非道非義。一介不取。亦一介不與。夫一介不與。後世必以爲吝矣。豈知取固傷廉。與亦傷惠。均非聖賢之中道也。范元瑛齊梁人也。人有竊其園笋者。元瑛憫其夜涉。伐樹爲橋以渡之。孔中丞牧趙宋人也。人有竊其園蔬者。牧曰。向晦深涉。能無溺乎。亦製橋以渡之。夫人盜吾物。不與之較足矣。築牆編籬以爲之防。亦不爲過也。而二子必爲橋焉。豈非教人爲盜乎。教人爲盜盜之尤者也。可謂伊尹之罪人矣。

唐璟載書受謗

車以歸。謗者曰：皆梁朝珍玩也。文帝密遣使檢視之，惟見圖籍而已。文帝歎曰：孤知此人，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能無投杵之疑乎？夫唐璟之圖籍，猶馬瑗之薏苡也。光武赫怒，使援不得保其終。文帝明察，故環得以善其後。二子之自守，誠無愧矣。於避謗之道，則疎焉。薏苡固微物，然不可以不遠嫌也。環若能以圖籍進之朝廷，藏之中祕，則謗何從而起乎？漢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欲殺青簡竹以寫書，祐諫曰：此書若成，卽載之兼兩，能無薏苡之嫌乎？恢愧而止。宋李及知杭州，嘗市白集一部，遂終身有遺恨焉。可以爲守身避謗之法矣。

蕭允不肯逃難

孔子微服過宋，負芻之禍。曾子率其弟子去之。此聖賢處變之成法也。蕭允仕梁，爲太子洗馬，嘗寓京口。值侯景之亂，百姓避賊皆走，允獨不行。或問之，允曰：死生有命，豈可避而免乎？夫聖賢之道，不當死則避之，不當避則死之，避不避義也，免不免命也。允無江防城守之責，不與其難，是則所謂義耳。孔曾以義安命，允則知有命而不知有義者也。徒恃乎命而無義以主之，則暴虎馮河之事，亦將無所不至矣。

袁滋法外縱舍

三代之治，功有賞，罪有罰，未聞賞罪也。漢張武受賂，而文帝賜之金錢。唐長孫順德受賊，而太宗賜之絹。則賞罪矣。然未聞賞盜也。袁滋爲華州刺史，專以慈惠爲本，有犯令者，時時法外縱舍，每獲盜，特哀其窮，以財給之，則是賞盜矣。邾大夫來奔，季武子受之，而與之邑。臧武仲以爲賞盜，滋殆有甚焉者歟。魏王問

卜皮曰。我何如主皮曰。王慈惠者也。然必至於亡。王曰何故。皮曰。慈者不忍。惠者好與也。不忍則有罪者不誅。好與則無功者必賞。誅賞如此。夫安得不亡乎。滋蓋近之矣。

公藝忍字百餘

家人九三。嗃嗃終吉。嘻嘻終吝。家道尙嚴如此。未聞一切以忍爲貴也。公藝九世同居。亦何嘗專事乎忍哉。必其祖宗家法素嚴。以義勝恩。以禮制欲。乃能保族宜家。久遠而弗替耳。且高宗闇弱。受制武曌。麀聚弗恥。牝鳴弗戒。不患其不忍。而患其不嚴也。公藝於是乎失對矣。雖然。忍字衆妙之門。何嘗不善耶。忍小忿。以全懿親。忍多欲。以存天理。修身正家者之所宜先也。亦有不當忍者。悍妻惡子。驕奴奸婢。是一切忍之。其不至凶於而身。敗於而家者。幾希。浦江鄭氏。四百餘年同居共爨。我皇祖召至殿庭。問其治家久遠之道。對曰。謹守家法而已。此至言也。

唐賜妻子被誅

沛郡唐賜。往北村彭氏飲酒。還得疾。吐蠱二十餘物。語妻張氏曰。死後當剖我腹出蠱。張如其言。剖之。郡縣以張忍行剝剖。賜子副又不禁止。事在赦前。法不能決。劉勰曰。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謂宜哀矜。顧覲之曰。副爲不孝。張爲不道。法皆當死。詔從覲之議。夫劉之說以情。而近於縱。顧之論以法。而近於刻。詔從顧議似矣。設有妻殺夫子。殺父者。又何刑以加之耶。設無治命。而以他故剖其腹者。又何刑以加之耶。且賜之死。起於彭也。獨治妻子。而不究彭氏。不幾於失刑耶。然則妻若子無罪乎。曰。有治其罪。免其死。

守珪不殺祿山

祿山之亂。林甫啓之。國忠激之。人誰不知也。張守珪縱之。則未有議其罪者矣。祿山胡雛耳。守珪養爲假子。引爲偏裨。由是榮寵日隆。逆謀日熾。幸其討奚契丹失律。守珪逢此事機。斬之以徇。非惟軍令得行。抑且國難潛弭。忠智俱懋。功孰尙焉。何乃遲疑顧慮。執送京師。雖以張九齡據法力爭。其如元宗之曲赦何。失此遂不可制矣。說者謂衛青不殺右將軍蘇建。囚詣行在所。守珪踵其遺智耳。予曰。建之罪可疑也。故天子自裁。祿山不可赦也。故守珪當斬。

眞卿不得其死

七十懸車。古之制也。然亦道其常耳。際昇平之世。遭願治之君。聘召之勤。倚任之重。如漢之張蒼。魏之高允。宋之潞公。諸賢完名令終。哀榮備至。無得而議焉者也。陳蕃。張柬之。顏眞卿。孤忠勁節。百世瞻仰。不可尙矣。然其世則亂世也。其君則闇君也。其年則八十餘也。不能引年而退。見幾而作。卒皆不得其死。此君子所以深惜之者歟。

陽城兄弟不娶

陽道州賢者也。以撫字治民。以直諫致主。以忠孝勉諸生。以友愛處弟妹。不賢而能之乎。獨怪其兄弟三人。皆不娶妻生子。以終其身。吾不知其何說也。豈陽氏族屬蕃衍。自有爲之後者乎。不然。廢夫婦之倫。絕祖禰之祀。難乎免於君子之議矣。昌黎許陽子爲善人。而不敢必其爲有道之士。亦豈有見於是歟。

韓柳文章大家

古今人稱文章大家必曰韓柳。然柳非韓匹也。韓之文主乎理。而氣未嘗不充。柳之文主乎氣。而於理則或激之太高。拘之太迫。奇古峭厲。則有之。而春容雋永之味。則不足。其甚者。天說是也。其鄙褻不足傳者。河閒傳是也。傳中數語。雖稍知義理者。猶恥言之。而謂宗工碩儒爲之乎。讀之汚齒頰。書之累毫楮。刪而去之可也。胡氏曰。河閒傳寓言耳。蓋以譏憲宗也。則其罪益大矣。

李晟表薦延賞

張延賞。騰謗李晟於朝。無所不至。晟晝夜泣。表請爲僧。稱疾罷鎮。帝皆不許。韓滉與之解和。飲酒交歡。晟遂表薦延賞爲相。德宗相之。夫延賞。小人之尤者也。其不可以爲相明矣。晟豈爲國薦賢哉。不過欲釋怨。以免禍耳。然怨不釋。則禍及一身。一家。小人得志。則禍及天下。以身家之故。而忘天下之大。晟之一念蔽矣。延賞旣相。首以私憾貶徐暎。陷李昇。吐蕃劫盟。武臣解體。幽廢公主。動搖東宮。幾危社稷。幸不久而死耳。延賞不死。則晟亦岌岌乎其殆哉。故大臣之舉措。不可不慎也。

成芮誤表李氏

婦人以從人爲正。夫死於難。則從夫而死。以不污其夫。子死於難。則從子而死。以不辱其子。是之謂烈。勝與敗未可知。夫與子皆無恙。一旦遽殺其夫。又殺其子。而後自殺焉。此殘忍暴悍人也。惡得爲烈哉。唐將成芮。與夔州將韓楚言相攻。楚言使人辱芮。芮恥之。曰。他日擒賊。必支解以逞。楚言妻李氏。語其夫曰。君

嘗辱芮。當爲支解。不如前死。楚言不決。李氏礪刀席下。方共食。復申前語。夫不能從。李取刀斷其首。并殺三子。乃自剄。芮聞其烈。禮葬之。刻石表曰。烈女嗚呼。若李氏者。眞所謂殘忍暴悍人也。芮當取其尸而齏粉之。以昭其殺夫及子之罪。則遠人知所嚮方矣。而顧以表之。不亦異乎。

崔湜父子相失

崔湜拜中書令。父挹以吏部尙書致仕。貪黷無厭。數爲人請託。以干湜。湜每不從。由是父子相失。甚哉湜之難處也。從之則不免於負國。不從則必至於賊恩。然則何如而可耶。厥父性貪鄙。志惟貨財。湜當捐其所得之俸。罄其所積之產。月奉歲輸。以飽其欲。以悅其心。而自處窮約。以終身焉。則庶乎其感悟之矣。如又不然。則力辭重任。退處閒曹可也。

李從環死難

李瓘者。懷光之子也。事德宗爲監察御史。懷光反於秦。帝遣瓘宣諭其父。且命之來。及懷光敗走。帝曰。李瓘來乎。李泌曰。不來。瓘固賢者。必從父死矣。已而果然。李從環者。明宗之子也。事莊宗爲指揮使。明宗軍變於魏。帝遣從環宣諭其父。行至衛州。爲元行欽所執。大呼曰。願歸衛天子。已而莊宗出奔。將士多亡於道。獨從環不去。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遂殺從環。夫臣子不幸。而遭是變。從君乎。從父乎。古之人有定論矣。歐陽子曰。其父以兵攻其君。爲臣子者。在君所則從君。在父所則從父。其在君所者。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其君。其在父所者。君敗則死之。父敗則請死。君赦之。則終喪而事其君。所謂定論也。懷光旣

敗。則瓘可以無死矣。惜乎德宗不先期以赦之也。莊宗既敗。則從環不可以不死矣。惜乎莊宗先期以殺之也。

趙光逢不匿金

五代趙光逢爲平章事。嘗有女真寄黃金一鎰。遭世亂離。女真死於他所。二十餘年。金無所歸。乃納於河南尹。請付諸宮觀。舊封猶存。光逢百行五常。不欺暗室。縉紳咸仰以爲名教宗主。惜哉光逢嚴於治己。而不善於用財者也。寄我者死矣。宗族之貧者。周之可也。親友之乏者。濟之可也。歸之於官。以助國用。亦可也。彼宮觀何爲者哉。資無益之費。而利游手游食之人。無異投之於水。擲之於路而已。

王宏呵責選人

王宏典選。將加職於人。每先呵責。若與盼接者。必無所授。人問其故。宏曰。王爵加人。又相撫勞。是分君之恩也。若官既絕望。又不微借顏色。卽成怨府矣。愚嘗怪宋相李昉。有求差遣者。其人可用。必正色拒之。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以爲出於有意也。至於宏。則有意甚矣。使遇豪傑之士。見其顏色。聞其叱吒。必將長揖而去。豈肯貪昧隱忍。而甘受之也哉。宏之待士如此。則一時爲其用者。要皆庸流。而決非所謂豪傑矣。

郭玉以俸與民

惠而不費。王者之政也。利而不庸。王者之民也。施予爲恩。煦嫗爲愛。此村氓里媪之所爲。而謂大臣爲之。

乎。周世宗時，郭玉爲齊州防禦使，值歲不登，玉以俸鈔分施饑民，自鄰境來者亦均給之，小民相率詣闕頌其德政。夫一人之俸鈔有限，州人之饑者無窮，一州之饑民有限，鄰境之來者無窮，焉得人人而濟之，又焉得人人而悅之哉？若玉者，所謂私恩小惠，以釣聲譽，媒利達者也，不容於王者之世。

張居翰改詔書

同光中，僞蜀主衍既降，詔遷其族於洛陽，莊宗慮衍爲變，遣人齎詔殺之，詔曰：「誅衍一行，時張居翰爲樞密使，發封視詔，歎曰：『殺降不祥。』倉卒傳詔於柱，抹去行字，改爲一家。於是隨行千餘人，皆得免死。歐陽子曰：『更一字而活千人，吾有取焉。』是固然矣。愚則謂居翰不能無罪也。私改帝制，漸不可長。充居翰之心，則將無所不至矣。若曰：『殺降不祥，則衍一家獨非降者乎？爲居翰者，盍亦袖詔請對，易詔而往，其祥孰大焉？』雖然，居翰一念之仁，誠有取焉者矣。

重榮射殺繼母

安重榮曉習吏事，有夫婦告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父泣曰：「不忍。」其母從旁詬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母出行，幾百步，射殺之，甚哉重榮之疎且暴也。繼母之不慈者衆矣，然子因繼母而不孝者亦衆矣，必召族人里人集於庭下，而詳訊焉，曲在其子，則子伏辜，曲在其母，則母當罪，然不至於死也，劍加於子，子或死焉，能無遺冤乎？疎矣哉重榮之劍也，矢及其母，母卽死焉，能無遺憾乎？暴矣哉重榮之矢也，重榮本不足道，特論其理當如此爾。

范質鼻吸醞醋

有大臣之度。有大臣之節。譽之不喜。毀之不怒。以含忍爲強。以包荒爲泰者。大臣之度也。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富貴可也。貧賤可也。貶死可也。而皆不可奪也。此大臣之節也。范質謂鼻吸三斗醞醋。然後可作宰相。此以度言也。然無節以濟之。則其末流之弊。必至於頑鈍無恥。爲胡廣爲馮道矣。雖然。質欠世宗一死。則其爲人可知矣。宜乎其言若是。

龔穎報讎

淮南厲王母自殺。常心怨辟陽侯。未敢發。文帝卽位。王入朝。自袖鐵椎。請見辟陽侯。卽椎殺之。馳走闕下。肉袒曰。臣謹爲天下誅賊臣。報母之讎。帝傷其志。爲親赦弗治。宋龔穎初仕南唐。後歸太祖。先是叔父慎儀守歙州。爲盧絳所殺。穎袖鐵簡入朝。會絳來陛見。穎遽前擊傷之。太祖驚問故。穎以狀對。因俯伏待罪。太祖歎曰。義士。遂誅絳而釋穎。嗟夫。復讎義舉也。然獨無其所乎。輦轂之下。庭陛之前。袖椎挾刃。肆無忌憚。不敬甚矣。釋之不問。是長亂之道也。

竇儀兄弟坐立

竇儀家法嚴整。每對客坐。卽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陳省華三子。長堯叟爲宰相。次堯佐直史館。堯咨爲節度使。省華尙無恙。客至其家。三子侍立左右。坐客蹙蹙不安。省華笑曰。此兒子輩耳。天下皆以省華教子爲法。或問曰。此可法乎。予曰。宋士大夫。風俗之厚。漢唐以來。皆所不及。然不可爲法。

也。父坐子立宜矣。兄坐而弟立不亦過乎。客皆父兄僚友似矣。若子弟之平交不亦過乎。禮非強世而貴於和者也。今日蹶躅不安。則是坐者強而坐立者強而立不和甚矣。其如禮何哉。

杜曉布衣自廢

魏王儀爲司馬。昭所殺。其子襲不臣於晉。而終身抱蓼莪之哀。可謂孝矣。而不失爲忠也。嵇康亦爲司馬。昭所殺。其子紹復臣於晉。而卒死蕩陰之難。可謂忠矣。而未得爲孝也。唐末有杜曉者。其父讓能爲昭宗相。李茂貞犯京師。昭宗殺讓能。以自解。曉以父死非其罪。布衣自廢。不受徵辟。或以嵇紹出處勸之。由是幡然而起。自唐入梁。荐歷顯宦。而竟殲於亂兵焉。其仕也不可爲孝。其死也不可爲忠。蓋效尤於紹。而有愧於襲者歟。故襲上也。紹次也。曉斯爲下矣。

太宗日覽二卷

帝王講學。所以崇君德。資治道。非效文人墨士。博聞汎覽。以相勝也。宋之太宗。命儒臣撰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三書。共二千餘卷。日覽二卷。不以爲勞。比之土木征伐。神仙封禪。諸役竝興。以荒其心者。固有閒矣。然此三書者。徒弊精神。窮晝夜。終身誦之。亦何益於德。何補於治哉。萬幾之暇。莫大於經。莫要於史。次則大學衍義。貞觀政要。宣公奏議。諸書當加之意焉。外此吾不欲觀之矣。

牟暉失猴擊鼓

前代設登聞鼓院。所以達下情。理冤獄。必有司不能決。廷尉不能平者。乃可以上聞也。宋淳化中。京畿小

民牟暉訴其家奴失豶豚一口。此雖里胥黨正。足以辦之。乃敢赴院擊鼓。上瀆嚴宸。蓋必奸民之雄。肆無忌憚者也。太宗不卽加譴足矣。賜之千錢。以償其直。而又播之朝堂。告之宰相。欲推此心。以臨天下。能無好名之累乎。

李昉追贈父母

李昉爲宰相。上言臣叔父超。故工部郎中。叔母謝氏。故陳留郡君。實臣本生父母。臣不能報罔極之恩。得罪名教。望賜追榮。太宗詔贈超爲太子太師。謝氏鄭國太夫人。此所謂禮之變也。厚之至也。主於情而略於法者也。雖然。昉於喪卹之典。其所生者。與其所後者同焉。是二本也。其所生者厚。而於其所後者薄。是逆施也。朝廷欲慰臣子之心。先於其所後。而次及於其所生。則善矣。

出母嫁母加厚

張永德父穎。先娶馬氏。生永德。穎出之。後娶劉氏。永德知鄧州。於公廨作二堂。左奉繼母劉氏。右奉出母馬氏。事二母如一人。無閒言。劉氏卒。馬封莒國太夫人。郭稹仕至龍圖閣直學士。幼孤。母邊氏改嫁。王姓者。旣而母亡。稹解官服喪。知禮院。宋祁以爲過禮。請下有司博議。奏聽解官。此二者。人子之不幸也。出母者。見絕於夫者也。嫁母者。自絕其夫者也。然母子義不可絕也。故出母之存。時省之宜矣。乃迎養而加封焉。嫁母之死。往哭之宜矣。乃解官而終喪焉。無乃爲過歟。吾將質之知禮者。

馬遂投杯抵賊

貝州王則據城叛。賈昌朝命三班奉職馬遂持榜招降。遂往諭以禍福。輒不應。遂投杯抵則。扼其吭。毆之流血。賊黨攢刃斷其臂。支解而死。夫遂投杯抵則。猶段太尉持笏擊泚。皆出於一時忠憤所激。誠可嘉也。但不階尺寸之兵。而奮手搏之勇。不幾於暴虎馮河者乎。且遂奉命招之。不奉命殺之也。諭而不從。退而反命。然後聲罪致討。則君命不辱。而罪人斯得矣。惜乎遂之草草而死也。或曰。是時董元亨亦倉卒被殺。獨無譏乎。曰。元亨守土之臣。不可不死。而遂則可以無死也。

丁謂拂準鬚

客有過主人者。主人饗客。犬欲吠客也。而利其食。搖尾而乞焉。客弗予。且怒目而叱之。索杖而撻之。客將辭去。犬從而嚙其腓矣。予悲夫客之不善待犬也。小人之於君子。背則忌。面則諂。其故態也。待之不惡而嚴。斯善矣。否則能免反噬之毒乎。寇準爲相。嘗會食中書。羹汚其鬚。丁謂起而拂之。公正色曰。身爲執政。而親爲宰相拂鬚耶。丁不勝慙恨。準待之惡矣。雷州之行也。於是乎在。嗟乎。太尉足香。中丞羹苦。小人之獻諂也。無所不至。心賤之可也。面辱之不可也。蓋小人反噬之毒。不可犯也。

范蜀公不喜佛

宋一時諸賢信佛者。晦叔、閱道、彥國、介甫、子瞻、魯直是也。不信佛者。溫公、魏公、邵康節、歐陽子是也。不喜乎佛。而不出乎佛者。范蜀公景仁是也。觀其言曰。吾二十年來。胸中未嘗起一念慮。二三年來。不欲觀書。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兒童謹呼咫尺。吾皆不聞。魯直曰。公卻是學佛作家。公不悅。夫屏念慮。去講習。絕

視聽真禪學也。而公不悅者何哉。蓋公平生不喜佛。至死不信佛。而山谷乃以學佛稱之。宜乎其不悅矣。然不得聖賢爲之依歸。故其所養所就。卒流於佛而不自知也。以公勇決之志。剛勁之節。使孔孟爲之師。周程爲之友。必爲吾道中人矣。惜哉。

韓治不忿悍卒

周書曰。無忿疾于頑。謂殷民之未化者耳。狂夫悍卒。凌上虐下。漸不可長。豈可坐視而不治哉。虞書曰。庶頑讒說。撻以記之。固治之道也。韓治者。魏公之後人。嘗與同僚竝坐。一卒悍厲殊甚。衆皆怒之。治獨不問。徐曰。無忿疾于頑。人謂其有家學。予曰。過矣。碎杯之吏。執燭之兵。魏公不加罪者。恕其誤也。兵士罵長官。立命處斬。戍卒嫌米惡。就戮數人。此獨非家學乎。若魏公遇此悍卒。其寬之於法也必矣。

持國叱呼狀元

韓持國知穎州。時彥以狀元及第判州事。每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是改呼僉判。彥終身銜之。馬涓亦以狀元及第判秦州。亦呼狀元。秦帥呂晉伯曰。狀元者及第未除也。旣爲判官。則勿稱之矣。涓愧謝。予嘗舉此以問客曰。二事絕類。而一銜之一謝之何歟。客曰。人品不同耳。予曰。固然。持國厲聲而斥之。故其人恨。晉伯平心以導之。故其人悅。程子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此之謂也。

陳烈投牒公府

處士志高行潔。辭榮養素。有足稱者。如嚴子陵。申屠蟠。陶柴桑。陸魯望。諸公清風勁節。裨補風教。孰得而

議之。自是以外。名不稱實。盧藏用晚節驕縱。爲司馬禎所譏。種放恃恩驕踞。爲王嗣宗所劾。李渤石洪。溫造。純盜虛名。爲韓昌黎所鄙。則何貴於處士哉。有陳烈者。嘗與李觀同赴蔡君謨飯。蔡命營妓佐酒。趣而避之。足矣。烈乃擲杯於案。踰牆而逃。又投牒公府。詆毀李觀。君謨每出其牒。傳以爲笑。及蔡母死。烈往弔之。直自其家沿道匍匐。入於喪次。人問其故。烈曰。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者也。行怪好奇如此。人安得不笑之乎。

聖俞居喪作詩

梅聖俞居喪作詩。以悼其親。富韓公嫌其太早。或曰。思親之詩可作也。汎作則不可耳。朱子居喪。講學南軒。東萊亦疑之。或曰。喪禮可講也。汎講則不可耳。予曰。不然。苦塊之次。荒迷之中。何忍作詩。何暇講學耶。禮曰。大功廢業。況三年之喪乎。必俟小祥之後。大祥之前。歎遺容之日遠。而見之哀吟。懼舊學之荒落。而加之溫習。則庶乎其可耳。

胡旦春秋編年

揚雄擬易。王通僭經。取譏百世。況宋之胡旦。又非二子之比也。旦嘗撰春秋編年。發明凡例。竊伴聖作。時柳開知潤州。邀開共覽。開仗劍叱曰。小子亂常名教之罪人也。生民以來。未有夫子爾。顧何人敢竊聖經之名。冠於篇首耶。劍幾及旦。急走而免。旦不知量如此。其受叱辱也宜哉。

蘇氏侮玩伊川

五禮有吉有凶。吉凶之禮，不可以竝行。以哀樂之情，不能以遽變也。入而慶賀，出而弔哭。於朝廷則不敬。於溫公則不專。程子之說，未為不當。而蘇氏輒加戲侮，蓋亦媚嫉之心所發耳。夫程子以道義自尊，子瞻以文詞為業，各行其志而已。譬如不飲者，固當恕夫醉人，而善飲者，不當忌夫醒客也。且子瞻溫公門下士也，聞其捐館，不見有慘戚之容，悼惜之語，而輕浮諠笑，無異平時，亦可以占其所存矣。

東坡私李方叔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屬意於李方叔，命其子叔黨持一簡去。值方叔出，僕受簡置几格閒。俄而章惇子持援來訪，取簡竊視，乃劉向優於揚雄論也。二子徑持去。場中果出此題，援第一人持第十人。東坡為之悵然。近世大儒有云：固不當假公法以報私怨，亦不當廢公義以報私恩。此名言也。君子之於故舊，汲引之可也，勉進之可也。如軾之所為，不可也。上欺其君，下私其友，明干乎典法，幽犯乎鬼神，且使權奸之子，資緣而進，軾之罪，於是乎不可文矣。案此事非實錄也。趙潛養病漫筆，蓋因坡公日迷五色一詩，而附會之。遠可謂盡忠告之道矣。平生漫翻古戰場，遂自挾其藩籬邪。其送李下君詩云：與君相知非一日，貴於以事無不告。故人者，如此切實，若誠作姦犯科，如漫筆所云：錄公文以證之。胸懷坦白，於見公惓惓於人者，如此切實，若誠作姦犯科，如漫筆所云：錄公文以證之。東坡先生與李方叔書，責公也。於理固當，惜不察其事之誣也。因錄公文以證之。歌以示人哉。亭之責公也。於理固當，惜不察其事之誣也。因錄公文以證之。軾頓首。方叔先輩足下。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答之極，喜慰不已。比日履茲秋暑，起居佳勝。錄示子駿行狀，不盡。詩。辭意整暇，有可追古作者之直也。至若前所示兵艦，不甚愧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人筆勢翻翻。於有道，可以追古作者之直也。至若前所示兵艦，不

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積足未甚。有於中。而成其實。深者。願足。不為禮。則君子。昏感。不識其。趣也。此私意。若進退之。學不倦。慎靜。其於中。而成其實。深者。願足。不為禮。則君子。昏感。不識其。於損矣。古之君子。或因其言。以考其實。一實至。則名隨。矣。非廢此。毫髮。平蓋。相。知。於。心。所。謂。賢。者。助。力。也。中。譽。之。子。考。其。實。一。實。至。則。名。隨。矣。非。廢。此。毫。髮。平。蓋。相。知。於。心。所。謂。賢。者。非。耶。孫。老。之。居。都。下。逾。年。未。嘗。一。朝。多。知。履。者。故。得。一。見。其。終。不。可。得。用。中。丞。獨。之。人。也。爵。祿。世。常。人。所。專。宰。相。不。敢。矜。而。欲。於。此。弊。一。東。漢。處。私。言。輕。非。古。也。殆。不。足。此。等。也。當。得。罪。於。孔。門。矣。孟。子。深。期。之。蓋。亦。及。此。猶。能。察。其。意。否。也。相。秦。少。游。有。甚。不。願。下。此。也。文。益。奇。明。下。等。也。當。得。罪。於。孔。門。矣。孟。子。深。期。之。蓋。亦。及。此。猶。能。察。其。意。否。也。相。秦。少。游。有。書。來。亦。深。自。近。文。益。奇。明。下。等。也。當。得。罪。於。孔。門。矣。孟。子。深。期。之。蓋。亦。及。此。猶。能。察。其。意。否。也。相。秦。少。游。有。一。若。不。深。自。近。文。益。奇。明。下。等。也。當。得。罪。於。孔。門。矣。孟。子。深。期。之。蓋。亦。及。此。猶。能。察。其。意。否。也。相。秦。少。游。有。軾。頓。首。一。若。不。深。自。近。文。益。奇。明。下。等。也。當。得。罪。於。孔。門。矣。孟。子。深。期。之。蓋。亦。及。此。猶。能。察。其。意。否。也。相。秦。少。游。有。

劉溫叟不聽樂

徐仲車以父名石。故終身不忍踐之。夫以足加石。於心誠有所不安者。孝之至也。尚書韋翼。生平不飲酒。不務歡。為親諱樂也。劉溫叟終身不聽絲竹。不遊嵩岱。每赴內宴。聞奏樂。則涕泣移時。蓋岳之子也。臧逢世。每遇士民箋書。有稱嚴寒者。則對之流涕。蓋嚴之子也。茲三人者。其情近於孝可哀也。其事近於恐可笑也。嫌名不諱。臨文不諱。韓子之辨悉矣。

元祐斥逐小人

元祐之治。君子去小人也。呂正獻。范忠宣。主之寬大和緩。而不快乎人心。紹聖之禍。小人攻君子也。章惇。蔡卞。主之剛很暴戾。而必逞其私忿。呂惠卿之貶。則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蔡確之貶。則曰宜務寬厚。不

可開端。或謂除惡不盡。將貽後患。或謂忿怨已積。可爲至憂。二賢漫不加省也。何哉。紹聖則不然。流呂大防。劉摯。范祖禹。劉安世。等於惡地。貶韓維。王覲。范純禮。呂希哲。等於遠州。竄逐禁錮。不遺餘力。而金人之難作矣。使元祐之去。小人猶紹聖之攻君子。深惡痛絕。而不使之復用。防危慮患。而不敢以自安。則豈有紹聖之禍哉。是故金人之難。章蔡召之也。紹聖之禍。呂范縱之也。傳曰。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其二賢之謂矣。

趙抃不罷新法

難平者事也。易失者時也。投機之會。閒不容髮。時苟一失。則事永不可平矣。神宗感韓琦之疏。面諭執政。立罷新法。安石遂稱疾不出。斯時何時。所謂千載一時也。陳升之等。卽欲奉詔。趙抃獨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罷之。由是連日不決。及安石再起。持所謂新法益堅。斥逐善類。塗炭生民。而宋社墟矣。嗟乎。抃非安石黨也。特其疑而不斷。懦而不武。以至坐失機會耳。後雖悔恨。力求外補。亦何足贖其過哉。

誠敬不如無心

伊川嘗渡漢江。舟幾覆。同舟人皆泣。伊川獨危坐如常。及登岸。同舟者問之曰。心存誠敬耳。一老人曰。心存誠敬。不如無心。程子欲與之言。不顧而去。夫聖賢之心。主於誠敬。固不待變故而後存。但不因變故而。有閒耳。且。死生亦大矣。告誡舟人。竭力用拯。拯而不得。然後安於命而死焉。此聖賢之道也。若忘其遺體。付之無心。任其葬於江魚之腹。而不知惜。則溺於佛氏之說者矣。孔子畏於匡。孟子戒於薛。安得謂之無。

心也哉。程子欲與之言，蓋亦孔子下車見接輿之意，特欲曉以聖賢之道耳，非慕其人而求見之也。

劉易詬罵狄青

狄青嘗宴韓魏公客，劉易者與焉。優人以儒爲戲，亦偶然耳。擲其杯盤，面稱鯨卒，詬罵不已。青以樞密之貴，受而不較，已足爲賢。明日詣易謝罪，則又難矣。雖然，詬罵者狂也，而或取忘勢之名，往謝者矯也，而或收下士之譽。昔平原君笑躡者，士皆引去。劉易似之，平原君殺美人，自造躡者謝焉。狄青似之，易也。青也，蓋戰國之餘習耳。然則孔道輔非歟？曰：道輔以闕里之正裔，爲中國之使臣，優人以孔子爲戲，其侮甚矣，可不正言以責之乎？優人有意，青無意，事有同形而異情者，此類是也。

富韓優劣

富韓一代之人豪也，而不能無優劣焉。太后撤簾，中書不及關報，而富遂以爲隙，大臣起復，魏公謂非美事，而富亦以爲怨。韓每遇其生日，歲致書幣甚恭，而富未嘗答書。及韓捐館，此禮始廢，而富聞韓之喪，不行祭弔。韓之盛德雅度，不可及矣。富則剛毅有餘，而寬厚不足者也。

和靖迎佛誦經

尹和靖嘗與朝士同迎天竺觀音於郊外而拜之，或曰：不得已而拜之乎？抑誠拜乎？曰：誠也。王德修早謁和靖，方誦光明經未畢，德修曰：先生何故誦之？曰：老母臨終有命，和靖不敢違。朱子謂其平日不能諭親於道，故至如此。夫迎拜觀音，奉君命也。誦光明經，奉親命也。然皆不得其正也。諭親於道，惟聖者能之，固

難卒至。然此獨非亂命乎。不從亂命。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德修能如或人之問。若曰。不得已而誦之乎。抑誠誦乎。不知和靖何以答之也。以其有益死者而誦之。萬無是理也。知其無益而又誦之。不近於欺乎。和靖主敬之力多。而窮理之功少。此亦可見。

宦官之賢

周有巷伯。漢有呂強。垂光簡策。百代不泯。後世二三宦官。其立心制行。有非搢紳所能及者。不可以其人而沒其善也。歐陽公被誣。執政賈昌朝。陳執中欲因事去之。令蘇安世鞫獄。內官王昭明監勘。蘇曰。獄須鍛鍊。昭明正色曰。上命監勘。正欲公耳。鍛鍊何等語也。蘇大慚沮。陳了翁忤蔡京被逮。開封尹李孝偁。脅誘百端。了翁不服。內侍黃經臣監勘。聞公所對。失聲歎息曰。主上正欲得實。右司但依此供狀耳。黃汪爲相。宦官邵成章。劾其誤國。被斥。欽宗思其忠直。召赴行在。或曰。邵成章再來。陛下不得樂矣。遂止之於洪州。及洪州陷。金人授以僞官。堅拒不從。敵曰。忠臣也。不可殺之。然則當時搢紳。不有愧此三人也哉。凡若此者。正當表章獎借。使其實繁有徒。感發興起。以進於善。國家之福也。馬紳疏文。一引及之。遂謂趨向不正。至於貶死。豈天下之公論哉。

魏公刺客

先儒謂漢高直入信壁。亞夫軍中夜驚。皆非節制之師。況刺客突前。如入無人之境。其無節制甚矣。一身未暇惜。其如辱國何哉。韓魏公琦駐延安。忽有人入其臥內。褰帷露刃。公曰。何爲。曰。欲得公首。以獻西人。

既而曰。不忍取几上金帶而去。張魏公浚。次秀州夜坐。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曰。此苗劉刺公賞格也。僕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問其姓名。不告而去。夫以二公之賢。而疎於自防如此。可謂千慮一失矣。雖其孤忠大節素孚。人人不忍加害。而神明所扶。獲全首領。然亦曰殆哉。

劉攽不欲坐講

古之大臣。坐而論道。非尊大臣也。尊道也。後世儒臣。坐而講經。非尊儒臣也。尊經也。經者載道之具。尊乎經。所以尊道也。宋初立坐講之制。仁宗廢之。安石舉坐講之禮。韓維助之。劉攽止之。維之言曰。禁中僧人說法。猶得陞高踞坐。吾儒講聖人之道。乃獨不得坐耶。攽之言曰。韓維讀聖人書。乃欲自同髡徒。無君臣上下乎。嗚呼。攽之辭遁矣。攽但知君之爲尊。而不知吾道之尤尊也。

無己卻衣凍死

陳無己。介人也。章子厚欲一見之。終不可得。傅欽之知其貧甚。懷金以往。竟不敢以出口。可謂介矣。雖然。易所謂苦節不可貞者。此其人歟。無己之妻。與趙挺之妻兄弟也。無己當齋宿。而乏禦寒之具。其妻假趙縣裘以衣之。無己卻之。遂凍而死。夫姻婭之裘。非盜跖之物也。暫假以用之。事竣而還之。亦何害於義哉。無己不然。故曰。苦節而不可貞者歟。

錢宋登廁讀書

錢思公平生好讀書。雖上廁手不釋卷。宋庠每走廁。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於外。皆可謂好學矣。然

書者吾道存焉。父之手澤存焉。聖賢之姓名存焉。不可以不敬也。夫廁何地也。登廁何時也。而必於此焉讀書。是亦不可以已乎。嘗見緇黃者流。崇奉其書。函之甚謹。衛之甚嚴。蓋吾儒之所弗逮也。

何桌請守社稷

孟子告滕君。或用遷國之權。或守死國之義。皆是也。顧其君何如耳。欽宗以庸懦之資。必不能戰。亦不能守。既不能守。又不能死者也。唐恪以天寶故事。勸其幸洛。以圖興復。何桌以平王失策。勸其堅守。以存宗社。各得孟子之一說。亦是也。然桌不察乎國勢。不量乎君德。拘常而不達變。執中而不知權。卒歸於亡國。辱身而後已耳。譬有巨盜。突入民家。爲主人翁。度吾力足以拒之。則拒之可也。不能則避之可也。既不能拒。又不能避。身爲盜所執。妻妾爲盜所污。且併其有而失之。智乎。不智乎。桌之說近之矣。

張浚劾罷李綱

大臣之舉動。不可不慎也。稍有閒隙。則人指以爲口實矣。予讀宋史。見宋齊愈嘗劾李綱。或竊其稿以獻綱者。齊愈遂以附逆棄市。廢書而驚曰。綱之禍自此始矣。無何張浚劾綱。以私怨殺齊愈。落職而去。夫大臣之心。如鑑之空。如衡之平。有罪無罪。可殺不可殺。司寇執之。朝廷主之而已。無與焉可也。齊愈之死。固當獨惜綱之出於有意耳。雖然。建炎之初。朝綱國勢大壞極衰。綱整頓規畫。方有次第。而浚乃劾罷之。豈不尤可惜哉。浚關於知人。短於制敵。輕師失律。嫉賢惡能。多可訾議。第其人品當在李綱、趙鼎、岳飛、胡安國之下。而或謂其大類孔明。不亦謬乎。

留正稱疾而遁

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遁之爲云。則君臣之義亡矣。宋之待士甚厚。而士之自待亦嚴。一議之不合。一諫之不行。卽力求去位。當時人君。卒不可奪。此其風俗之美。非漢唐所能及也。然在平時可也。使當艱難多事之秋。偶以微罪小故。一旦倖倖然委而去之。其自爲計則得矣。其如宗廟社稷何哉。孝宗旣崩。光宗有疾。國喪無主。丞相留正。請建太子監國。偶與趙汝愚意見不合。遂稱有疾。肩輿遁去。雖其忠憤所激。旋復都堂。然厲階一生。漸不可長。由是留夢炎以左丞相遁。陳宜中以右丞相遁。曾淵子。文及翁。倪普。以樞密遁。實正有以啓之也。

李若水死難

徽欽北狩。李若水裂頸斷舌而死。金人亦云。南朝死節。李侍郎一人而已。予謂若水一死。不足以贖其罪也。金人邀帝再幸北營。帝殊有難色。若水以爲無慮。力勸帝行。及金人逼帝易衣。擁之北去。然後抱持而哭。無及矣。敵未至也。不能贊帝出幸。以避其鋒。敵旣至也。不能沮帝勿往。以觀其變。是以欽宗爲孤注也。故曰。若水一死。不足以贖其罪也。

趙汝愚竄死

韓侂胄者。太后女弟之子也。孝宗晏駕。光宗有疾。汝愚欲其傳白太后。禪位嘉王。不得已而用之耳。使侂胄果君子耶。亦當禁戒裁抑。以防外戚用事之漸。而況小人之尤者耶。汝愚謂其易制。不以爲慮。徐誼言

之弗聽也。葉適言之弗聽也。朱子又言之。亦弗聽也。既不能遠之而養其奸。又不能處之而激其怒。由是播弄威權。屏逐善類。而汝恚亦竄死矣。昧於童牛之牯。卒至羸豕之凶。可不懼哉。昔仁宗初立而雷允恭伏誅。王曾之深慮也。英宗初立而任守中遠竄。韓琦之獨見也。不然安知無侂冑之禍也。

徐尹闔門俱死

宋亡。瀛國公北去。太學生徐應鑣。率其二子一女。皆赴井死。時有尹穀者。寓居潭州。城陷之日。急與二子行冠禮。闔門焚死。夫應鑣也。穀也。無城社之寄。不必死也。而況其子若女乎。然不特應鑣與穀也。彼有城社者。以身徇國。不可辱也。死之可也。以妻從夫。不可污也。死之可也。卯角之童。襁褓之女。何辜耶。托之故人。留之民間。以延一脈之祀。可乎。不可乎。必盡殺之。甘爲餒鬼。亦可痛之甚矣。昔趙師旦知康州。儂智高反。師旦取州印。與其妻背之。使負其子而匿。曰。明日賊兵至。吾知不免。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益也。善視此子。以存吾祀。庶幾得乎中行者歟。

許吳二公仕元

許衡、吳澄。仕元。近世丘文莊公濬。深不滿之。然在二子則又有不同者。許北產也。元之故土也。吳南產也。宋之遺黎也。是誠有閒矣。或曰。聖賢不幸生斯世。爲斯民也。仕乎不仕乎。曰。孔子必仕。用夏變夷。一變至道。以復乎三代之治者。猶反掌也。在孟子以下。則不敢仕矣。而況於二子耶。或曰。二子不仕。則道何從而行乎。曰。夫子賢於堯舜。孟子功配大禹。明道與行道一也。二子隱居教授。講唐虞宗孔孟守先王之道。以

訂羽翼聖經祀之則宜矣而謂上接聖賢道統之傳不亦過乎

察罕不疑降人

君子之應變也。固莫先於量己。尤莫要於量人。尉遲敬德。既降於唐太宗。推誠任之者。蓋能量敬德之忠。勇。必不肯以相負故也。回紇入寇於唐。子儀輕身見之者。蓋量己之忠信。足以行於蠻貊故也。苟在我者。過於自信。而在人者。昧於深知。豈有不及於禍者哉。蒙古之季。羣雄竝起。惟尙殺掠。有察罕者。奮自草澤。獨捍朝廷。平晉。冀。下汴梁。定齊。魯。厥功偉矣。田豐既降。待之不疑。且數入其帳內。豐因給請行營。左右諫止之。不聽。或勸以力士自隨。乃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及至豐營。爲其所刺而死。嗟乎。罕也。既不量己之不可以爲子儀。又不量豐之不可以爲敬德。以不貲之身。試不測之險。其及也宜矣。

危素不能死難

危素再入翰林。一日大兵入燕。素曰。國家遇我至矣。吾敢不死。趨所居報恩寺。俯身入井。門客徐彥禮。力挽起之。曰。公毋死。公不祿。食四年矣。非居任者比也。嗚呼。果若人言。則周之伯夷。齊之王蠋。漢之龔遂。唐之甄濟。豈皆當事任者耶。彥禮鼓邪說以害義。危素聽邪說以偷生。實萬世之罪人也。昔有八問當時人物於虞集者。或云危素如何。集直視不應。久之曰。余闕。李黼。其後二人果皆以死節著聞。而素不爲士論所取。非一日矣。

責備餘談

附錄

崑山縣志

方鵬字時舉。自幼岐嶷。能記憶前生事。人甚異之。由進士任南京禮部主事。累遷山西提學副使。改春坊庶子。兼翰林脩撰。嘉靖戊子。主考順天鄉試。轉南京太常寺卿。以疾告歸。屢薦不起。高臥南瀆者十餘年。足蹟不入城府。自重之操。人所難及。所爲詩文。典雅不尙雕琢。有矯亭集。責備餘談。續觀感錄。崑山志。弟鳳字時鳴。與鵬同科進士。性高負氣。不肯詭隨於時。初授行人。改御史。亟薦鴻臚卿王守仁。忠節才猷。可濟紛亂。託病投閒。似非所宜。卽當越次起用。又江西副使胡世寧。以觸怒宸濠被逮。申救甚力。後皆符其言。人服其明。時武廟頗事游幸。累疏諫止。言極切直。繼因巡撫真定等處。職當迎駕。懇奏不能從。明詔者七事。上皆優容之。尋陞廣東僉事。致仕。詩亦豪俊。不拘古調。人稱二方云。子築範。

千頃堂藝文志

矯亭集十八卷。續集八卷。詩集八卷。雜著三卷。觀感錄十二卷。治心要訣一卷。矯亭年譜一卷。崑山人物志。卷方鵬著。改亭存稿十卷。續稿六卷。方鳳著。

靜志居詩話

矯亭古詩效陶。近體學白。頗饒自得之趣。其自題小像云。此像何人斯。吳淞方矯亭。頗記前身事。生可六

七齡一疾遽天死。天地爲晦冥。蒼頭抱我哭。諸婦慟拊膺。其家乃城居。面北高簷楹。臨街列屠沽。陰風助哀聲。思之宛如昨。語及輒涕零。性靈想不昧。還復得此生。乃知記憶前身事。匪獨鮑井羊環也。

感寓

昔從京師歸。賀客來滿屋。家人紛治具。牽羊就屠戮。斯須立階除。羊忽跪而伏。亟命舍之去。何忍見穀觫。君子充是心。當使萬物育。如何一命士。分符作民牧。誅求入骨髓。鞭撻爛肌肉。置之囹圄中。死者十五六。安得如此羊。食飽臥林麓。

知足吟三首

人見白髮悲。我見白髮喜。多少賢達人。不見白髮死。高才李長吉。有道文中子。行年未三十。相與歸蒿里。吾生已倍之。對鏡宜莞爾。

昔解晉皐組。出處頗合宜。不幸賤姓名。誤爲當道知。有詔落致仕。再起職論思。人皆爲我榮。我心獨不怡。終然野鹿性。不能受銜羈。蹤跡日以遠。音問日以稀。當道赫然怒。奮筆逐去之。人皆爲我惜。我心樂不支。豈惟全晚節。亦以釋羣疑。地下見先子。庶幾無媿辭。

山谷忤時宰。連貶至宜州。僧舍不容居。置之南戍樓。無奈風雨寒。一疾竟勿瘳。旁無期功親。棺殮誰與謀。予今老牖下。骨月聚牀頭。但見眼前樂。不知身後憂。康哉復康哉。地下從黔婁。